

閩侯 鉛山 林紓 胡朝梁譯述

雲破月來緣  
冊下

商務印書館叢行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997B

上海圖書館藏書

# 雲破月來緣下冊

英國鶴剛偉原箸

閩縣林紓筆述  
鉛山胡朝梁口譯

## 第九章

余旣授寶菱於貝西拉後。卽覓得一著名之醫生。用種種之法。冀其復甦。顧久久仍無動。忽爾驚醒。試問寶菱旣醒。吾之爲樂何如也。寶菱之醒。余亦不加詳言。但寶菱之醒。僅醒其半。不惟舊疾未除。却新增無窮之險狀。天明後。寶菱全體皆熱。醫生曰。病狀殊急。然或不至死。特無良法。足臻於萬全。數日以來。余心焦如焚。始悟余之愛彼。已臻於極地。果此女能復其前狀。卽不了了。余已感謝。上蒼於無涯天明時。狂熱中。囁語間出。凡囁語所形。頗使余心痛。

有時操英語。有時作意大利語。聲聲念及一人作愛情之呢語。忽哀忽樂。膩婉動人語後。時時啜泣。一泣之後。而恐怖之狀復生。其對余也。初無一語。亦不省有。余長侍其旁。果囁語中能半句。及余者。余雖筦天下之重權。亦不妨取而易此一語。乃余之侍側。竟同不相聞知之。生客而寶菱之述愛愛死者也。寶菱之發悲悲死者也。然則爲寶菱所愛及所哀者。又屬何人。且余之所見白刃陷胸。或卽寶菱之所愛。其人又果爲誰。是余經此幻境。固不能不生其妬念。其所以動余之懷。又無過馬卡雷矣。寶菱大病之明日。馬卡雷至。余謝客不見。以余未定不能發覺斯人之罪案。且吾妻正在危候。何能更及餘事。逾二日。馬卡雷復至。余進見之。方余二人握手。時心頗凜凜。蓋明知此人之手。固曾殺人。今日乃與余相接。且

此人之指。或卽進扼吾妻之喉者。今旣知其根柢。後日必圖捉之。官中惟非寶菱醒後爲兇人之確證。余卽於此時發覺。亦無左證。之足恃。况死人之名。吾尙未識。何從控訴於官中。且事隔三年。憑空欲鑄成此案。則余良無柄握。且是人是否爲寶菱兄弟者。亦不必詳究。余意但欲明告其人。以所犯之罪。萬不能逭。實有旁觀者。了了其事。並告以終有一日。汝當躬被刑戮。街名余旣識矣。且於前三夕親至彼間。乃悟醉人之見引。誤入迷途。至此始恍然而大悟。街名和賚賜。當日引我之人。直越吾門前而過。而和賚賜街。又行其半。然則人之禍福生死。其間乃不容髮。此時馬卡雷旣問寶菱之病。並聞其囁語。遂以婉言問病狀。如骨肉。而余竟以冷語報之。無論果否骨肉。余亦不能不作答詞。彼忽爾亂以他語曰。吾明

知在此之時。不應以他事擾君。但欲知君能否有意與吾聯絡。吾不嘗云。上書維克討衣孟牛爾王。君亦肯聯名乎。余曰。今茲未能。尙有數事。當先此事而言。余觀其口翕然無動。而外貌則向余鞠躬而致敬。曰。吾惟命是聽。余曰。第一欲求滿意者。足下果否實爲吾之妻兄。馬卡雷聳其劍眉。微微哂曰。此易辨耳。果森尼纍在此者。即可引爲確證。余曰。森尼纍所告鄙人者。殊不類足下所言。馬卡雷曰。彼有不能言之隱。然吾固有他人足以爲證。余細審其面。徐徐言曰。此外尙有一事。足下胡以於三年前在和賣賜街某屋中謀殺一人。余語時。馬卡雷之爲怒爲驚。吾不能狀。但覺其面立生駭愕之容。亦非自鳴初無其事之意。其駭也。駭余何以得其祕事耳。少頃。則力敵其齷。怒目視余。厥狀狠狠然。已而色定。言曰。免

漢先生患作乎。余曰。在一千八百六十幾年八月二十日。在和賚  
賜街某號之宅。爾以刃刺一少年之腹。此少年亦正與爾同坐。而  
森尼纍亦在座。尙有一人。面上有瘢痕。非耶。馬卡雷不能答。自座  
起。疾把吾手。吾以爲見招也。顧乃不爾。則細辨吾面。余亦不怯。儘  
彼觀之。以爲彼必不辨天下盲人之面。安能與有目同顧。彼居然。  
見覺。卽釋。余以足抵地。自語曰。愚哉。愚哉。胡不令吾淨盡其迹。於  
是往來閒行。久之。立余前言曰。爾爲優伶。中能手。乃愚弄無數之  
人。令人莫能索解。語時意態蕭閒。語含譏諷。余曰。兇人自承。爾罪  
乎。馬卡雷聳肩曰。何所容其賴。爾爲見證。吾安能自脫。於證人之  
前。若在他人者。吾決不承其事。且爾旣甘與吾合辦一事。則吾之  
隱衷。何復相蔽。蓋爾者。我之同心也。余漫應之。馬卡雷曰。爾爲吾

友。尤爲吾家之新增。且爲我之妹婿。彼此旣爲親串。不妨掬心相示。吾何爲必殺其人。且在幾尼堡所堅囑而伸賀者。何故馬卡雷語時。意態不測。轉令余竦然生畏。余幾欲推之門外。馬卡雷曰。吾所殺之人亦不必告君。以姓氏其人爲寶菱之情人。情人者果謠。以意大利之語。此兩字却別涵他意。吾與寶菱同一血統。質地極高。不能爲人所沾染。死者爲寶菱之情人。卽爾妻之情人。其人旣愛寶菱。始亂而終棄之。故森尼纏及我殺之於倫敦。卽是夜爲爾所見者。喚漢先生。吾不嘗言乎。宜忘前事。於事始當。余不之答。似此嫚媠之語。余又安能與辯。卽起而近其前。將仆之。彼見余暴怒。卽疾避余曰。卽決鬪不當在此。爾我空言一無所補。將來爾至歐洲。無論何地遇我。爾方知吾之勇力也。余思此兇人立言甚當。此

間非用武之地。勿事糾纏。卽欲手批其人。亦無暇隙。以此時寶菱。生死。正在呼吸之間也。卽曰。兇人趣行。且爾無胆。勿溷吾地。汝一片讐言。初不汝信。汝唯恨我。故加此重誣。尤妄言之尤者也。汝當從繯首之台。趣逃爾命。馬卡雷以目凶視。後匆匆遽出。余屋中空氣爲之一清。想此蠭賊。後此亦斷斷不履吾地矣。余卽奔至寶菱榻前。而寶菱呼聲乾矣。或操意語。或操英語。在在均呼其所愛之人。欲呼出人名。而喃喃不可辨析。余知寶菱之所欲呼之人。卽地上之死者。而此死者。卽爲寶菱之情人。彼情人之情人。卽吾妻也。想此兇人。必屬讐言。吾已深知其妄。余自問吾心。此語直玷人名。節之妄語。想吾寶菱。決同天使之高潔。顧余雖極力自慰。旣而又思。彼固誣也。然此誣亦不能驟滌吾懷。往。往爲之盤旋于胸際。果

一。日。探。得。其。謊。者。余。心。始。不。爲。之。溼。不。爾。則。此。誣。詞。將。與。吾。生。相。  
終。始。脫。逐。日。增。長。者。余。安。保。不。信。以。爲。真。余。自。聞。此。語。方。寸。竟。無。  
太。平。之。日。甚。至。自。咒。自。詛。怨。彼。鏗。養。不。應。引。余。入。彼。禮。堂。竊。觀。彼。  
美。今。將。何。術。證。此。兇。人。之。語。之。非。眞。世。之。知。寶。菱。歷。史。僅。有。二。人。  
一。爲。森。尼。纍。一。爲。德。利。莎。德。利。莎。蹤。跡。渺。然。而。森。尼。纍。又。在。西。伯。  
利。亞。壙。中。如。活。地。獄。之。被。罪。忽。思。及。意。大。利。老。嫗。之。言。則。馬。卡。雷。  
之。言。竟。滋。長。一。毒。根。于。吾。之。胸。際。德。利。莎。隱。語。言。不。能。爲。人。所。愛。  
亦。不。能。嫁。人。或。含。有。隱。衷。及。敗。名。之。事。于。是。萬。種。歧。念。雜。投。吾。懷。  
彼。森。尼。纍。之。急。嫁。其。甥。且。急。思。脫。身。而。逝。皆。有。深。意。余。思。極。幾。發。  
狂。易。遂。不。再。戀。寶。菱。直。至。外。間。吸。取。空。氣。初。但。信。足。無。一。定。之。趨。  
嚮。此。時。忽。生。二。策。第。一。策。當。求。助。于。第。一。次。延。診。之。醫。生。俾。除。腦。

病復寶菱之故狀。第二策至和賚賜街中故宅。卽日光考察其迹。于是先至醫生家。備述種種之情形。唯馬卡雷誣曠之詞。匿而不告。余以爲旣專誠託此舊日之醫生。胡能不傾吐吾隱。余語後。醫生恍然大有所得。且旣診寶菱之脈息。而病中見狀。尤了了于心目。余並以空房中所見告醫生。或不吾信者。則幻境耳。醫生旣不訕笑。轉爲吾諒。但指爲幻念所成。讀吾書者。試思醫生聞此。將更用何言以慰我。醫生曰。喚漢先生。吾已告君矣。尊闈之病。失彼記憶力久矣。不圖今日復得。且其得也。卽得諸當時所失之地。前此固有是症。初非異事。吾當更來一診。但今日之病。特熱病耳。無庸吾往。待熱退後。吾再往診。想熱惱旣退。人必清醒。旣醒之後。則類更變一人。似舉其心肺。亦一一挪移而更換。計其醒時。君卽爲其。

夫亦渙然如路人初不相識此等之病前人固有唯所感受不同  
要有重輕之別余遂別醫生至和賣賜街空宅之管理人家取其  
鑰匙並叩以屋爲何人所賃探悉當余被難之夕此屋實賃與意  
大利人可數禮拜姓名已忘而不憶此意大利人先付房金故管  
理者亦不屬意唯此屋經彼賃後乃久久無人更賃其所以停滯  
者居停主人力持重價人惡其昂乃久無人臨賃余一一告以名  
姓居址受匙而行徐至空宅以半日之力窮搜隱蔽之所匪不檢  
視直無所見且無幾微朕兆足以酬余之勞想此屋中決無藏戶  
之地以後無花園遂無剩土足以掩此殘骸余遂交還其匙稱不  
合用悵然遂歸憂形於色而馬卡雷之妄語乃漸漸蝕入吾之肺  
肝矣日復一日此妄語乃蝕吾肺肝無有寧息之日已而寶菱之

險狀漸平。已還本來之面目。而所謂本來者何指。本來者或余與寶菱同牢共食之本來耶。或復其黑夜受兇人震喝以前之本來。余聞其少甦。卽至其榻詢問。胸中躍躍而動。寶菱復無氣力。微微張眼望余。顧似不識。然眼光已有感覺。不類前此之木木。果如醫生所言。並不識。余余似爲突來之生客矣。旋復嚴閉其目。余徐行出戶。淚被其頰。此時余心似樂而憂。希望生而怖撓亦甚。初無一語足以描寫。余之衷曲。曲馬卡雷一種誣譖之言。乃自余隱微之地。突至咽際。附吾之體。與吾力辯。其意似曰。我非妄語。卽使見推於君。而我仍不妄。乃此兇人之脣吻。明明告余。此一次果爲確論。試問果非確者。何爲挺刃以殺人。且人豈肯冒犯殺人之律。而自殊其身耶。且吾意平日所禱祀而求者。實冀吾妻復原。今卽復原而

吾已中先入之言心滋戚戚。卽又自語曰吾與寶菱本屬生人向來未嘗契我。卽使兇人所言爲確則吾二人何妨終身爲生人耶。且兇人之言爲眞爲僞余實無從而知尤不能面質諸寶菱卽問寶菱寶菱將作何詞以答卽答矣吾意遂因答詞而盡釋吾懷歟。今但有往面森尼纍一窮其根柢森尼纍或亦兇人之流然必不如馬卡雷之窮兇而極惡吾思至此爲計已定凡人到無可如何之際卽有危險之路亦往蹈之蓋此事不止關我性命其價乃逾於性命此事不爲證明則吾二人一生之名譽係焉二人之幸福係焉所以較性命之價值高也遂毅然行吾所謀雖知其狂謬然亦冒行無所顧惜余雖糜錢財忍心氣求介紹竭思慮能一面森尼纍則必力探寶菱之底蘊。偏森尼纍吐實一言。

## 第十章

余此時將過歐洲。自歐洲又入亞洲。乞俄國政事犯一面。且爲時亦不過一句鐘。此行大屬無謂。然已加以定力。必遂吾謀。苟非細密。致我心思。則冒昧入歐。不得要領。計亦非得。故必廣求證品。庶彼邦人士。不致懷疑。第一爲盤川。余則廣挾多金。勿令潰乏。所缺者。證品耳。惟欲證品。勢須求人。而寶菱又未全瘳。不能於此數日之間。遽舍而去。則余當趁此數日之力。圖之。且非待寶菱出險。余亦不能遽行。逾數日。寶菱漸漸甦矣。余卽往尋吾友。嗣得一人。其人固處高位。然尙能爲余轉乞諸鉅人。得彼一書。且此鉅人。厚吾友。必不峻卻。逾日果得一牘。卽此鉅人。予駐俄公使。爲余道地。另繕私書一函。俾自投公使。橐中函中。均有簽字。想余至俄。必得吾。

國公使之助。二書之外。尙有一書。至俄國銀行取金。於是始謀倅裝。方余未行之前。而寶菱病後調劑之資。均宜預爲摒擋。顧爲事甚難。幾欲廢吾行事。並欲改期。又計不能不行。不行則馬卡雷之言。必深鎬吾腦。不能自滌。今趁此夫妻未甚膠合之時。先爲湔洗。爲計不亦全乎。森尼纍固言。不能相見。彼必不備。與余相見。余正可乘其不備。而力叩其扃。遂以寶菱付諸貝西拉。而貝西拉亦決能違吾命令。力爲寶菱調攝。此老婦人尤知余累日不涉寶菱之闥。彼亦了了於心。而余之不敢遽視寶菱爲髮妻。貝西拉亦靡不洞悉。並悉吾二人之睽隔。其中必有款曲。非涉遠。亦決不能剖悉隱微。余囑貝西拉。果寶菱少瘳。卽當引赴海壩。喫受海氣。一應當如其意。唯求

其能安而已。脫病愈時。自怪胡以在此。則語有親串見託。今其人  
在客。當靜候其歸。俟彼溯此數月以來情狀。斗問親串爲何人。則  
爾始沿流溯源。告以已爲吾妻矣。余此時尚在慮疑之間。不悉其  
人果否。能終身屬我。果悅我而就我者。亦決不悔婚。謂成禮在悟。  
忽中不能據爲婚姻之券也。想吾回家後。女心屬我。則燕婉之求。  
亦決與新婚無異。此外尙有一事。寶菱熟退後。初不洩。三年前遇  
險之言。余防其健復以後。必立意將殺人之事。首之官中。旣而又  
思。荏弱之身。亦無效力。此時馬卡雷已逃。森尼疊又在配所。何從  
徵取案中之人。心中甚望寶菱靜待吾歸。則諄諭貝西拉曰。果寶  
菱思及三年前事。汝告之曰。此獄決明。已有人爲爾準備。可勿省  
省危懼。若以平日柔順之態言之。則必能聽從貝西拉之善言。且

囑貝西拉時時通書於森彼得堡及墨斯科與余常往來之地且留無數封皮付貝西拉且云某書至某處當以某時交某局必無浮沈之患凡余意慮所及者匪不籌畫尤有一事明日啓行護照尙未簽字旣簽則束其行李迨晚却思入視寶菱此一視或卽爲末處之臨存貝西拉言彼已睡余在理宜細觀玉人睡容存之眼中攜赴萬里之程卽登樓入室立諸其旁不期淚落余目屬而心中實防其變局自問似無權力冒進寶菱之室中寶菱輔頰親諸枕上似舉世界中初無第二人足匹其美者胸際時高時下呼吸如恒人旣美而白狀態有同天使余私咒曰如此玉人卽有無端之謠諑萬不能動余之心然西伯利亞亦決不能不往又思我有權力能親此櫻脣卽推天下以與人無惜也果余此時能啟其最

媚之睫毛對余流一絲淚則余願亦遂卽不能然余亦不能不微  
微一聞其雲鬢之次寶菱似驚眼皮微動余如犯嚴刑潛逃而出  
明日余已在數百里以外矣余心兀然上道果能赴俄一見森尼  
纍探得馬卡雷初非妄言則余真爲機器爲森尼纍簸弄於掌握  
則此仇萬不能不報必使將我所吃之苦反令其人吃之坐視其  
人長處繩綬之中執法之地終身爲奴被無窮楚辱方足以酬余  
萬里之奔波果余在焦竦之中發爲慘厲之言此在雅典之子孫  
原不應脫口究亦不能咎我也已而至森彼得堡矣余已挾得鉅  
人之書并書稿此書一入果得本國駐俄公使之歡迎凡余所請  
求而公使亦不駭笑靜聽吾言公使曰此事滋奇亦不峻却惟往  
視囚犯爲事實難而余則詢問者爲家事非同政治且信中曾經

署簽。此署簽者爲公使承望之人。故公使亦不敢云有阻梗之事。惟囑余靜候。果能爲力。匪不效勞。當此之時。新報中恒云。英俄交際。頗形不睦。雖爲事較小者。而俄政府亦推而弗納。而余且靜觀其如何。數月中。自思此囚果何名。并不知其地。且安知森尼纍非僞名耶。吾但知其人業醫生。名森尼纍。意大利人生平尙自由。亦稱愛國之志士。并爲祕密黨中之人。惟旣爲黨人而見囚。則決不能道其真名於刑司。以我思之。卽對余所稱者已屬僞名矣。公使報言。近數月來。俄庭審訊犯人。初無此名。公使允余以所指之主名。必令警察偵得以報我。一日侵晨。公使延余入署。公使曰。喚漢先生。須謹記吾言。君今不在英國。須知一語稍快。卽無意中與人縱談。卽足令君入諸阤陷。以此間偵探多。凡疑似之狀。皆能招禍。

此間政府制度。與吾宗國大相徑庭也。余立謝公使。實則余來時。  
都已了了。以英人之在俄京。往往爲人所備偶。一不慎。又往往捉  
將官裏。故英人客此。以慎言爲第一義。無喋喋之人。英人雖如此。  
而俄人尙睭眴相視。惟饒舌之病。余決無之。遂自公府歸寓。又逾  
數日。仍無迹兆。余沈沈不可自聊。幸聖彼得堡爲余夢寐所願遊  
者。風物旣異。而俗尙亦堪研究。惟以余眼光所及。俄京雖繁夥。實  
一無可取。余心甚欲舍此而尋森尼纍。顧又不敢冒瀆公使。時時  
促其得耗。計公使必能爲余着力。則一力靜候其報章。已而公使  
書至。令余至署。待余以禮。卽曰。百凡爲先生備矣。不日可行。且有  
官中憑文。恃以爲據。先生至囚所時。獄官兵。均能允君入視。僕  
亦爲先生保證。決不至引囚他逸。純全欲問其家事。一問卽行。余

感謝公使無已。并請公使指麾。公使曰。以僕之意。將引君面俄皇。皇帝之意。謂君不憚行萬里之路。來問拘囚一言。此天下奇人也。甚欲一面先生。余欲婉謝。顧又思此萬不能免之事。只能冒進。以觀此專制之王者。時公使之車已駕。卽請余同御入宮。余朝覲後。尙將當日情形。留余腦中也。第一面。卽見守門之侍衛。龐然大物也。第二則金裝瑩煌之官長。第三人。則肅穆無言之引導官。沿道見內官無數。殿陛至高。殿亦隆崇。牆上多畫圖。庭中則石象林立。且多羽毛及旗幟之屬。其上悉皆金塗。余恭敬躡引導官之後。遂入偏殿之上。立一偉丈夫。威稜如大元帥。余知至至尊之前矣。此人。但一點頭足令百萬羽林。盡皆傾動。則俄國皇帝亞力山大。第二也。法權西至最高等之歐西人。東至亞細亞無知之野蠻人。至

尊無上。方余著書之前。二年聞俄皇崩殂。且遭慘禍。迨消息傳至倫敦時。余因思朝見時而皇帝春秋正富。不虞其遽有此變也。此時皇帝血氣方剛。人極華贍。光華外溢。令人見之凜然生畏。若舉似其先烈凱沙利第二者。闕憾正多。然則皇帝之血統果類其先烈與否。姑不具論。現以英武之狀態觀之。殊昂藏尊貴。匪一不含皇帝威儀。其對余至和藹可親。知余之面。帝不勝戰慄。故亦逾格優容。公使卽代余上名條於皇帝。余鞠躬致敬。後屏息以俟綸音。皇帝操法語語。余語音至純熟。無牙牙膠膠之音。帝曰。朕聞爾將赴西伯利亞耶。余啓曰。此皆出自陛下愈允。帝曰。爾往覓一政事犯耶。余鞠躬曰。誠如聖諭。帝曰。遠哉。余啓曰。外臣之所求不能憚。遠。帝曰。公使語朕爲爾家事。非耶。帝語甚快。意欲偪余脫然出口。

而答。余立啓曰。是果外臣私事。帝曰。其人爲爾摯交乎。余曰。非也。且類仇讐。惟外臣夫婦之幸福。均在危疑之中。帝笑曰。爾英人良厚。其妻耳。喚漢汝欲行者。可以如爾所願。內務大臣必給予護照。且多與證品。俾爾無患。爾今行矣。余復鞠躬而出。心中默禱。甚願內務大臣勿將余文書積壓不行。逾三日。余得護照及證品。護照中特書可以儘行至俄皇威棱所及之盡頭處。又云。假如欲至新地。爲護照中所不列者。有司可照謄予之。余行次。初無沮梗者。乃盡仗此一紙。余方知俄皇之恩我至矣。紙中尙有書數行。爲余所不能識。蓋旣得此書。遂無梗吾道者。事後方知余之推行盡利。正賴有此耳。余旣得神妙之護符。自忖當先趣何地。卽赴警察長問之。先言森尼纏被罪。及發遣之年月。請長官示我以配所。長官亦

視余厚。且知余有權力。卽爲審查。旋告以森尼纍之真名。及其祕密之罪案。余方知森尼纍之真名。顧亦不欲宣布。蓋歐洲之人。視此革黨。有特別之性質。高遠之志趣。凡爲國事犯。皆加信仰。稱之曰。殺身成仁之志士。此輩專求自由用心。簡淨無齷齪思想。余亦何必揭舉其祕密之迹。傷彼同黨之心。彼旣託名森尼纍。余卽以森尼纍稱之可也。長官又云。森尼纍之被罪。正與余相見於幾尼塈之後。一禮拜卽見捕。彼之密謀。欲刺死俄皇。及政府要人。顧爲黨中舉發。警察宿備。俟其垂成之際。掩而捕之。漏網者僅一黨魁。而森尼纍情罪固重。而定讞殊輕。以森尼纍非俄人也。本有詞足以自辯。則自稱爲意大利人。實則萍蹤無定。亦不專屬於意國。此人富於作亂之思想。百凡政體。皆無恆於心。惟共和之議。尙足與。

語。意大利之得爲自由國度。森尼纍曾運籌其間。且身臨前敵。不一而足。卽爲迦立包爾締之舊部。後此乃反脣相稽。蓋見意大利但爲王國。不行彼夢寐所冀之共和。因而反抗。後此遂往圖俄國。迨被囚後。則百計皆渺。竟得二十年之苦工。先禁森彼得砲臺之中。嗣又遷入森保音砲臺。可數閱月。二十年苦工之罪始定。數月之前。驅赴配所矣。長官告余曰。如此定讞。吾皇之恩逾格矣。余曰。今在何所。長官曰。前未能定。或在嘉拉淘金。或在亞司古忒治鹹。或在忒來爾。或在納青立克。所有吾國罪人。必先至土堡爾克。其地爲羣囚之藪。卽由彼中分配。分配何處。萬難預定。專視鎮守司之意嚮。余思本冀長官能以電與書。先詢之鎮守司。旣而又思。不如自至土堡爾克詢之。蓋余不能深信俄人之電局郵局。能迅速。

爲遠人了此事也。遂決計以明日行。面謝長官。收護照於囊中。勿  
匆倣裝。乃不知此行至一千咪耶。或兩千咪。悠悠不能自決。但視  
土堡爾克之鎮守司。寘森尼。繢於何地。當隨之行。未行之先。得貝  
西拉書。書詞初不了了。以僕媼安能作書。書言寶菱愈矣。傾聽已  
言。且靜候一不知姓名之戚友。嗟乎。吉爾伯主人。以僕媼觀之。此  
夫人尙在未愈。恆言有可怕之冤獄。果有人能爲吾伸枉者。必能。  
靜候其消息。夫人又言病中如夢。常見一人。其人甚爲已致力。但  
未知其人爲誰。且此人於本案澈底澄清。一無疑沮。此語爲余所  
聞。心中大慰。不但寶菱待我爲可喜。而舊時腦中障翳。已一掃而  
空。且信尾尙有數語。能使余心肺躍躍而喜。書曰。主人今日下午。  
夫人自視其手。忽見定婚之戒。指卽問媼曰。此戒指何來。媼謝以。

不知夫人靜坐摩塗此戒指默默如有所思後此嫗問夫人何思  
夫人微哂曰吾似憶及一夢嫗方漸漸告夫人爲吾主人正式之  
妻嫗語時防夫人擲其戒指幸託上帝夫人竟留而不擲余讀書  
竟亦曰此事正宜仰謝上帝余讀書後幾欲折迴原路不赴譴所  
亦知卽至彼間所得亦但妄言不可據以爲實在理可以不行然  
余意旣定必當上路因思他日言歸當更把此戒指親加玉人指  
上尤知此人決猾潔猶其肌理之清淨余望倫敦呼曰余之美寶  
菱余之愛妻後此當重新遂吾歡樂也明日余卽首塗赴西伯利  
亞

## 第十一章

方余去森彼得堡時正在中夏尙酷熱不宜行道余直以火車至

莫斯科。此鐵道其直如矢。初無他城鎮爲之撓阻。命令出諸俄皇。令其繩直無曲。方其經始時。工師問路之所由。宜抱繞何城而過。皇帝出一尺。自地圖上。以尺加二都之間。令曰。必如此。專制之君。語卽律令。至商民之便利。與否。一不。之計。此路可四百咪。一往而前。無復枉曲。工師承旨後。如言興築。余至莫斯科後。居可數日。思得一嚮導者。兼爲余舌人。余於國語外。尙能通三國語言。因選得一美少年爲導。導者曰。此東行之驛路。每城皆識其道里。余如言。遂與同行。圍城之中。多禮拜堂。及眺望樓。與守城之營壘。與新伙伴。以火車向尼金尼亞諾高魯。計到後。乃不能更得火車。當馳驛矣。道中經荒鎮佛拉地馬。其中尙有五禮拜堂。以余觀之初。無屬意之所。匆匆竟至尼金尼。吾伴思在此少留數日。有大市集。極繁。

盛。顧余非爲此而來。卽令其準備登程。今茲乃易一運載之物。前趣時夏令已交。俄邊亦已開凍。方舟可達。余乃上輪船。行瓦而加河。過開山。直至卡夢河。趨上流。河極曲折。至迫蒙鎮。登陸。舟居五日。似此五日中。暑刻極長。以河曲路。紓求岸。不得也。登陸後。道路修整。余此時。已至歐羅巴之盡頭矣。再數百咪。卽過烏拉山。旣過此山。卽爲亞洲之俄境。余在迫蒙時。余遂爲最末之準備。自今日起。當馳驛矣。導余者名曰愛芬。同驛吏商略久之。始得一四輪之車。行裝盡載其中。稍前。則居人。遂轆轤上道。御車者。凡三馬銜轡。皆俄制。其狀甚怪。御者駕馬時。則喁喁與馬語。作勉詞。復作情話。咸操俄音。較以鞭策。從事功效。滋迅也。遂越烏拉山。山勢非高。經豐碑之下。愛芬曰。此碑爲哥煞克酋長。約馬克立也。碑之第一面。

作歐文。次則亞洲文字。余是夜宿伊卡泰倫伯。輾轉不能成寐。枕上計與寶菱相隔遠近。如何。余自別森彼得堡。趣行無滯。然天未悠悠。此尙爲發軔之地。余旣不能計程之長短。直至土堡爾克。方能得其道里。蓋自伊卡泰倫伯至土門。可四百咪。自土門行二百咪。始至土堡爾克。待余到時。當謁鎮守司。請示囚人分配之所。明日渡黃色伊吐西之河。凡俄國官吏渡此河後。威力遂大。以此河直達西伯利亞官吏。皆以約束罪人者。河之東岸。鐵道卽自是起。余旣至土堡爾克。卽以護照呈驗。惟得此護照之力。遂使此鎮守司肅然生其搃謙。先延余飯。余以有事奉干。亦不能不赴鎮守司。尊嚴尤加余以禮。其祕書私余。謂森尼繫已譴發到俄境極東之地。以彼之罪案巨。故配所較他囚爲遠。至譴所以何處爲極。尙不

之知。余思但得其人。無憚其遠。彼囚耳。但有步往。安能馳驛。况東  
趣但一官道。力追必可及。雖行已數月。無礙也。祕書復曰。監行兵  
官。名華拉曼司。鎮守司當以書投兵官。可挾而行。鎮守司尙加以  
護照。親署名其上。余問鎮守司曰。究於何地。可得罪人。鎮守司暝  
目。計程後。始告余曰。大抵在伊古司克相見。伊古司克去土堡司  
克。可二千咪。余遂別鎮守司上道。行色匆匆。卽愛芬亦呶呶憚遠。  
言曰。人之不能逃死。雖俄人亦不免。我不敢望驛中得亞刺伯之  
良馬。彼驛吏但能以劣馬見授足矣。實則余行道絕迅。至於御者。  
及導行之人。碌碌無飲茶之暇。茶之粥面未散。余已催之登程。余  
不經此來。乃不知人類中嗜茶。乃如此之酷。每人一飲。必一加倫。  
升司七斂茶葉爲團。其堅如石。余乍聞而聳肩。私計是何畜類。乃狂。

飲如是。彼飲茶無度。自晨及暝皆然。每余道上少停時。一得沸瀋。  
彼卽出茶團於行橐。大吸如鯨。長道悠悠。見聞殊異。余羈其眼光。  
一無所屬。余之至俄境。初非遊覽山川爲旅行之記。亦非輶軒采  
風。一一繪其風土。余之宿志。蓋追逐森尼。恨不奮迅飛行而過。  
道行亦累經水草之地。且歷標林。松林。榛林。橡林。無數淺而能揭  
者。卽亂流而渡。余旣逐步前行。而路亦似引人入勝者。至於不能  
不宿處。卽草具亦饜。及至巨鎮大城。則尙有小逆旅。餘則並此而  
無之。但露宿耳。道行已慣。竟安於車宿。而車仍轆轤登程。余客夢。  
隨之。而拖聽彼顛簸。道荒悄。道旁亦無可寓目。自朝至暮。或至夜  
午。而輪鐵轉轉。道周無時休暇。余每屆一驛。驛前必有木板書其  
道里。蓋起自俄都。余凡經歷無數禮拜。偶見道里之書。忽大驚悚。

以爲遠道達矣。而歸路遙。遙暝想爲之起慄。然則果能更面寶菱。之面乎。伊誰能知。余未歸之前。其變故不出人意料者。念及此。惱惱不能自聊。又非關日久。道遙方懾然自憚。蓋風俗言語逐漸而更。方知行瀕天末。不能不動余心。國籍旣異。人面不同。卽馬色亦歷歷而變。然與余上道之心無阻也。天氣良佳。所經田畝皆豐茂。然則西伯利亞頗良沃。與人所傳聞者殊異。不暖不寒。氣候適中。余初未得此溫純之空氣。有數日好風送爽。能生人新長之血脈。卽人民亦頗樸嗇。有時余示之護照。彼亦和藹可親。所謂文明。彼足以當之矣。惟余未有此護符。則文野正不可辨也。俄之邊徼。大半皆勤於農事。卽囚人每年亦有六禮拜之自由。飭其保護田畝。道上野花明媚可愛。顧乃雜生無敍。民氣和樂。而知足。綜言之。夏

令之中。西伯利亞風候爲尤佳。惟余甚望其交冬亦爾。顧聞諸人言。雖嚴寒之中。而旅行者。乃尤樂。愛芬曰。道中雪集。則不御四輪。而御橇。至於一日所窮之道里。乃迅無紀極。儘二十四鐘中。所行之里數。余竟忽忘之。一切所經之城堡及鎮。紛不可記。唯與余有係屬者。余始登載。蓋余欲證實余之事蹟。則不能不舉三數之地名。用以爲據。他拉也。肯司克也。古柳芬也。湯姆克也。阿清克也。拉內阿司克也。尼幾尼武定克也。以上諸地。讀者或知之。或不之知。則關其輿地之學。何如耳。尙有他名。卽勉強書之。亦特土音。決無人識。除非俄人欲奪我印度者。測量出兵之地理。斯不得不究彼中之名耳。至於城鎮之名。余不審記。唯一至其間。必有所見。一沈黑之建築物。大小不一。而四方均豎鐵柵。門亦以鐵爲之。守以

衛兵卽犴獄也。凡囚人分配其未至配所者。則令止宿於此。遲明更行。囚入此中。胸背相擠。狀同拉沙汀之魚。獄中本容二百人。乃禁押至二倍。而尙未止。據人言。冰結時。可以踏冰上道。迨冰泮水漲。無航得達。則獄中之囚。乃攢積至無隙地。其中有具男性之女傑。署名革黨。亦在其中。溷淆無別。便溺所及。瘟氣上騰。每年死亡之數。乃不可記。路行固苦。然較之。此等之休息。則行路者悉忘其劬矣。余此來。卽從濘濁地中求森尼。纍滋可笑也。當在道時。已歷歷見囚。愛芬告余。此等人身上悉加錫鐺。而余皆未之見。蓋關械多在左右股之間。加以袴襠外蔽。故不爲余所覺。可憐之狀。余心爲之恫。此輩固非佳。余亦不能舍慈善之事而不爲。時時予以少資。人言監者。好虐囚。余道中。固未嘗覩。然聞其慘虐。殊無人理。思

之毛戴。其在老監。少有違犯。必施以巨棒。入之黑室。尙爲輕典也。余道遇囚人。心殊惻惻。必俟其盡過。然後釋然於心。嗟夫。同爲人類。而苦樂不均。至此耶。雖然。森尼。纍苟。不明晰。示余。則余留此黑雲。一片。於靈府之間。想歸途之慘戚。尙有甚於流配之囚矣。計余自土堡爾克動身後。可十日。每至囚人止宿之地。必問守者。以華拉曼司所監之囚。何時過此。余將往何處。可以追及。經吾問者。其答余皆類鎮守司之言。謂在伊古司克中。可以相見。否則稍遠。亦可追及。更數日。余計程決不及矣。已而至一名城。卽伊古司克城也。余自忖度曰。余心所期者至矣。而余之長途亦於是止矣。旣而問諸城人。華拉曼司尙未至。然余在前一站間。人則云。華氏甫經上道。然則余車直越過其前矣。爲今計。但有專俟其至。余且得一

二之休息爲計亦得。余於每一句鐘中必出偵訪。足無停趾。余之心切。較諸初來時尤切。蓋欲匆匆一問。卽迴其馬首。西行。且余去森彼得堡後。初未得家書。自余離尼幾尼。車行之速。速於郵車。想歸時必遇郵者。余解鞍二日後。忽得一最佳消息。則兵官華拉曼司。於四點時到地。納羣囚於獄中。余方咀飯。卽投刀叉而起。力趨兵官下處。天下以常人衣常服。非信徒。非武士。乃欲猝面大俄之兵官。而兵官又適自遠道卸裝。此豈足值衛隊之一笑。兵官以嚴肅之容。微笑爲輕曠語。謂愛芬曰。此小老子。狂易發耶。俄國通例。欲謁兵官。有三事。一則苦求。二則佞口。三則行賄。請之資。足資兵官市忽加俄酒之名。露醉後。始能入彼圍牆之中。通謁。余如例。竟得請。此兵官年少而獵狀。以怒目嚮余。心頗快快。在俄國人眼中。如

余者。非信徒。非武士。本可以。韓尖加。余令出。余忽見此兵官。顏色立霽。蓋得土堡爾克鎮守司之信。立時成此美觀。真可慶也。遂致敬盡禮。延余坐。操法語問余。余對曰。悉之。兵官見余能操法語。卽令愛芬外伺。兵官亦不作寒暄。急出酒菸款余。此時似有求匪不應者。余遂告以來意。兵官曰。欲在羣囚作私語。今旣得此書。則下官義當承諾。唯囚人爲誰。余遂示以森尼纍之真姓。兵官搖首曰。初無其人。凡重囚之名皆僞。未嘗作誠語。彼名千重百複。吾何能一一爲之記憶。余遂告以森尼纍之故名。兵官又謝不知。余曰。僕深知此人。決在囚籍之中。唯今將以何法得之。兵官曰。足下能識其面乎。余曰。識之。兵官曰。姑從吾來。足下自往覓取。兵官遂引火吸菸。前行爲導。至一重笨大門之外。發令監獄者趣出。聚巨匙一

束。巨鎖得匙。礮然立啓。兵官曰。客從吾來。因大吸其菸。余疾趨隨其後。一臨門檻。穢惡之氣。中人欲僵。余思此卽黑闇地獄中入門之路。其中決無穢不集矣。果讀吾書者。偶瀕其地中。此溷濁之氣。不惟猝生癟疫。且立可致死。余努力從愛芬入獄。入時。獄門已閉。余目光所屬。果能將其慘狀描寫之。卽余自觀。亦不信人間之有是慘狀也。獄固敞博。苟以囚數計之。此獄尙宜展拓。至於三倍之廣。獄中立者。坐者。臥於地上者。凶臭逼人。老少咸備。種族亦不一致。人人皆瘡醜。類下等人。東西攢集。厥聲呶呶。作罵詈咒詛聲。一見吾入。衆皆大駭。集而觀。余有笑者。有私議者。竊竊咸操方言。類野蠻。又類地獄中餓鬼道也。余自憾何爲。以生人之身。墜此沈黑之地。唯此地獄爲人類所構。卽用以處其同類。不名爲人。但謂之惡。

物之積可也。地上牆腰及柱礎之屬。無一不腥。腥羶之氣。氤氳被於全獄。每一人直蠕動如一蠢蠢之生物。是中百醜萬穢並集。非得叔拉大小說家爲之描畫。亦萬萬不能出矣。余亦不願形諸筆墨。但願讀吾書者。至此自加揣想。余亦知揣想之狀。良不及實境之萬一。余亦不忍爲此逼真之肖影。但其中有一節。尙堪一述。胡以此種人。不一閼而出。掊死此禁衛之人。自逃生命。亦曾以此語問華拉曼司兵官。兵官曰。彼在道行時。已不思逃。此卽爲彼人之道德。果一人在逃。則不逃者。刑將加酷。故亦不忍以一累萬。余曰。獨無一人逃邪。兵官曰。有之。當發遣赴工所。亦有潛蹤而逝。顧乃無益。其逃也。必乞食於城鎮。沙漠無食。防自殞於道。顧一至城鎮。匪不獲者。余此時四覓森尼。歷百餘因而過。衆皆視余。余歷相

其面皆愁慘動人。有啾啾如鬼者似皆豔余。幸兵官以嚴威鎮之。不然。余且大受侮辱矣。余歷過數羣。均不見森尼纍。則卽監中周巡一過。牆之四隅均有斜列之臺。狀似待人演說者。蓋囚榻也。諸囚爭睡其上。百色妖露。態各不同。嗟夫。此爲獄中最適之地。榻上已無一星之隙可容矣。牆隅有一人。以首垂胸。雙闔其目。似辛苦已極者。余頗與面善。卽奔赴其前。以手拊肩。其人徐徐張目。仰面視余。則孟牛森尼纍也。

## 第十二章

森尼纍眼中似絕望之中。斗生竦惑之態。意幻想結成耶。迨實見爲。余卽顛頓而起。傾斜欲仆。矗立吾前。而同監之囚亦爭環集森尼纍。曰。免漢先生汝至此乎。此西伯利亞也。語時初不自信。余曰。

僕特自英國前來視君。因迴顧兵官曰。此卽下走勤劬行萬里所欲面之人。兵官方吸菸。菸氣一噴似將獄中凶穢之氣少解。卽恭敬面余曰。吾甚爲君喜。竟得此人。今匆匆語後趣出。此間良不宜於衛生。余思臭惡極矣。然余心則頗自異。此兵官果知是間之不宜衛生。當不待目見而知何爲。至此方審其穢惡。且以穢惡齧聚同類。何也。或且當官而行無術。解免或且囚人罪大惡極。卽有哀矜之意。亦不能及。顧以一人獨立囚中。其視畜類所優者。亦無幾耳。以余觀之。司獄之人。其處心視罪人爲毒。卽問兵官曰。鄙人能否與之私語。兵官曰。君奉命而來。何所不可。下走兵耳。以品秩論君可稱爲上級之官長。余曰。能引至客寓。一晤談乎。兵官曰。難哉。然此間尙有一密室。君且同囚。與下走齊行。彼間視此大優。於是

余出獄門復吸空氣此兵官肅余至一辦公之所其塵穢略高於獄中矣初無供具然持較獄中不能不謂之優兵官曰君且少待吾卽飭囚至此余思森尼纍之面容瘦峭可憐卽使其人罪惡逾常余亦不能不少爲佽助方兵官未行余問兵官曰鄙人能否稍予以飲食兵官聳肩言曰彼固不餒政府給與日食可以得飽惟先生餒矣先生果餒即可自由沽酒市脯余謝兵官卽囑愛芬市食物及酒酒之在俄國惟香檳最佳若不得香檳者可得糖酒導者歸得一最醇之香檳酒並冷饌及白色麵包待食物陳時卽有高碩之兵丁引吾客至矣余引榻命坐森尼纍弱不自勝而錚鐺之聲隱隱動於牆中余卽麾愛芬出戶此兵丁見余亦加禮出門鬪而對坐森尼纍恍忽之狀稍蘇先相吾面微有精神以余之來

實出彼之望外。似余能拯救之者。森尼纍尙無定似隱挾其一絲之希望。余曰。森尼纍吾不憚遠道而來視君。森尼纍曰。君以爲遠者。我將如何。且君雖遠行。尙有西歸之日。享其幸福。我則永淪於此矣。余聽彼言。失望已極。而余亦不能不以嚴冷之語答之。計余之來。彼誤謂可由我而得生。則余即可以嚴冷之容禁止之。森尼纍見狀。知余之來。初不爲彼也。余曰。吾歸之有。幸。福。與。否。則專恃先生之一言。先生應知吾萬里迢迢爲數分鐘之談。則其來決非細故。森尼纍見狀。初無疑懼之容。知余之來。決不能爲害。且世界之中。與彼初無係屬矣。果余來訟。彼以五十種之罪案。亦不更增此二十年苦工之重罰。彼於人事了矣。惟身體中一絲之苦樂。稍爲繫念而已。余思彼二十年之苦工。頗加戚戚。卽曰。吾有無窮之。

言宜加質問。惟未問之先。請君先行飲饌。以寧其神。森尼纍曰。敬謝先生。想先生當知我至此囚地。卽欲見一適口之物。解渴之液。已萬萬不可得。余思此言良信。因拔去酒塞。恭置其前。當彼飲啖之時。余細察其形態。知被罪已深。形容亦異。肢體瘦峭。已增老態。十年矣。所着之衣。爲俄人野服。以羊毳所織者。縛其足脰。而毳已碎落。就其身體度之。知行遠道。疲茶已深。初無強健之容。余望森尼纍。知政府雖欲督以苦工。決亦不能深得其力。此人去死近矣。森尼纍進食既。蹇酒亦莫進。飯後。森尼纍四顧。欲得一物。余卽取雪茄。並匣。及洋火。授之。森尼纍稱謝無已。且坐且吸菸。厥狀微適。余亦不敢猝斷其興致。知一去是間。復入地獄。故稍令其坐享片時。然日影已漸漸移過窗上。門外靴聲橐橐。均衛兵來往。余乃不

能料兵官曾否見此囚虜。久留是間。森尼纍沈沈欲暝。似一口之  
菸。亦不令其煙外散。余更請其進酒。森尼纍搖頭。少頃向余言曰。  
喚漢先生爾之議論。固堂堂一喚漢先生也。我則何物。今爾我又。  
同在何所。且我所受之苦。夢邪。眞邪。當容仔細咀嚼之。余曰。非夢。  
爾我實同在西伯利亞之間。森尼纍曰。先生之來。旣非以好音見  
惠。而又非吾黨中之人。果爲黨人者。則決爲冒死而救我。先生豈  
其人歟。余搖頭曰。吾之力。但能使君少蘇。片刻之困。餘事非吾所。  
能。且此來。特有數語奉商耳。森尼纍曰。儘言之。先生之於我。已解。  
其一句鐘之苦惱矣。余曰。君能否出誠語以見答。森尼纍曰。吾生。  
至。此。鐘。漏。都。歇。何。不。誠。之。有。凡。人。之。作。妄。語。皆。爲。境。地。所。逼。不。  
能。不。爾。今。我。淪。此。囚。地。卽。打。妄。語。何。爲。者。余。曰。吾。第。一。語。欲。問。馬。  
卡。

雷爲誰是何等人森尼纍一聞馬卡雷之名似從地獄中復履人世一變初見時之昏沈精神旣振顏色亦莊卽罵曰奸賊奸賊吾惟爲彼故陷入死地不爾吾事成亦出險矣果使先生爲彼者吾雖懾懾一息亦將進扼其吭令其咽氣而死卽起徘徊室中時時扼腕余曰君且靜坐吾於彼人賣友之事初不干涉但問彼果爲何人馬卡雷三字是否眞名森曰我但知其爲此名彼父亦革黨中人將彼送入英國長養卽患黨禍一作將自斬其嗣吾悅其聰慧故約入黨籍彼英語至佳惟其善英語故黨中甚得其力亦嘗親臨戰陣今日乃叛吾黨而賣友故呼之爲奸爲賊唯先生問我欲得其眞名事乃大奇余曰彼自承爲寶菱之懷兄森尼纍聞言余察其顏色余之疑團已銷颯一半矣心躍躍而動知尙有餘疑

亦即可釋。然余發吻時頗爲恐懼之容。森尼彙徐答曰。彼言爲寶。菱之兄寶。菱詎有兄邪。言次顏色似含悲狀。余茫然不知所謂。余曰。馬卡雷自稱爲瑪琦安東尼。森尼彙曰。安有是人。且彼意何以必冒是名。余曰。彼欲邀吾爲牒文上之意大利政府。欲乞得酬庸之金。森尼彙大笑。然笑裏含悲。卽曰。吾了了矣。彼所以敗吾黨。中之謀者。欲去我而獨享其利。究竟是人無膽。胡不殺我。乃設此謀。人之陷穿。且以我一人之故。乃禍及同黨。天乎。僞瑪琦安東尼。眞窮兇極惡之人矣。余曰。君何以知馬卡雷之賣爾。答曰。無第二人。有人在吾牆上以指屢叩。余曰。叩牆何爲。答曰。罪人欲語。每以指彈牆。此人卽吾黨也。此人拘於營中。數閱月之前。累累叩吾牆。作隱語曰。我輩爲馬卡雷賣矣。吾信其人誠慤。不必更取實證。吾

決知其非謬。今日驟聞君言方知欲盡排黨人之故余思馬卡雷非寶菱之骨肉至此明矣。果森尼纍更能告我以三年前被殺者爲何人。此人又胡以見殺果能更言其實則馬卡雷之興訛造訛決矣。想馬卡雷之構謊蓋欲行其毒螯苟不然者則余此行初無一星之益。讀吾書者當知余欲問到此處時脣中之顫當如何者。乃強力言曰森尼纍醫生吾尙有至要之事必宜問者寶菱未嫁鄙人之前有無情人。森尼纍張目言曰想足下決不爲此一事涉遠道而見枉詎此來令鄙人療姑耶。余曰非也君且靜聽吾言徐徐作答。醫生曰固有情人卽馬卡雷之自稱且專擅立誓謂寶菱。決爲其妻然吾力斷寶菱無絲毫之意屬彼余曰獨無第二人耶。醫生曰未之前聞唯足下之狀乃大奇何以突有此問吾固愚爾。

私亦引咎。然癡病可議而操行乃無玷。君家余曰先生固愚我何以必令我娶。一無知識之人不惟陷我並陷寶菱。余厲色出之。醫生穀觫不可自聊。余曰吾欲復仇則仇人卽在吾前。然吾觀君僂僥可憐。一着手卽傷殘忍故不願也。且吾不復仇而仇家之苦惱足致其死矣。實則心中自念醫生言寶菱無玷一語實出真誠。於是馬卡雷之妄語余已消歸無有知寶菱一生爲無瑕之玉顧必當知死者之爲誰與寶菱又何係屬而寶菱何以因是而構心疾。此時森尼纍注其精神望我心中似亦了了。待余更有所問余果曰有一少年在寶菱之前爲馬卡雷刺刃而死是爲何人又何以必殺其人。森尼纍聞言面如死灰偃臥榻上手足盡僵且如土委地。神情都變。余又進逼曰趣言之且吾一一述當日之情形轉以

相告。吾蓋明明白白目擊其事者卽以手指案曰案也。此間立馬卡雷臨死者之上。以手作勢。此間則爾所立在爾之後。有人面上帶瘢。複室中有琴一架。琴側坐寶菱正爲豔情之歌。咄然而止。而外室已有人刃入胸間死矣。此事確乎。余言時聲巨氣盛。手中作弊語。語皆入森尼纍之耳。手勢亦盡入森尼纍之目。余虛指寶菱坐處。時而森尼纍目光亦隨余指而轉似眞覩。寶菱者顧亦莫辯。余靜待其神定。然森尼纍已黯黯有鬼氣。喉間吞吐似爲氣咽。余大驚疑其立死。卽授之以酒。森尼纍手顫徐徐飲訖。神息略定。余又逼之使言。曰趣告我以死者之名。死者與寶菱有何係屬。森尼纍徐徐答曰何必見問。寶菱獨不能告汝耶。寶菱之病決愈矣。不愈汝何由知有此事。余曰未之語也。森尼纍曰先生誤矣。此事決

無人能見。余曰。此數人外。尙有一人。灼見者。森尼纍大驚曰。果有其人。其人來自意外。固聞而知之。非見而知之也。其人性命固吾拯之。拯其人。卽如自拯吾命。余曰。謝君能救彼人。森尼纍曰。何爲見謝。余曰。果救其人之命。其命卽我。我卽被救之人。森尼纍曰。君卽矚目者邪。乃細審吾面。言曰。君前之形容。吾已一一迴憶。甚怪。胡以似曾相識。復細審吾面。曰。知之。君之目睛。固經醫生之手矣。余曰。然。森尼纍曰。君今果能見矣。然當時。何由能審室中之狀。余曰。當時固不能見而耳聽甚了。森尼纍曰。雖然必爲寶菱語汝者。余曰。寶菱初未與我接談。森尼纍復起徘徊。袴中鑷鐺時時作響。操意大利語曰。知之。知之。如此巨案。焉能久久不露。卽語余曰。請言其故。詎德利莎言之耶。然德利莎已死。而有瘢之。迫灼夫亦發。

狂而死。卽死於營中者。此語又從誰洩。余此時方知座中之第三。人名曰迫灼。夫其人卽同禁中發馬卡雷賣友之奸計者也。森尼。纍。曰。詎。馬。卡。雷。自。言。乎。其。人。實。行。兇。萬。無。自。首。之。理。今。請。質。言。其。故。余。曰。本。欲。攄。誠。防。君。弗。信。森。尼。纍。矢。曰。必。相。信。吾。於。是。夕。之。事。時。時。繫。諸。心。頭。免。漢。先。生。須。知。吾。到。此。田。地。天。良。已。盡。呈。露。矣。果。吾。不。殺。人。者。何。至。於。此。此。皆。上。天。譴。責。所。譴。者。卽。是。夕。之。事。余。思。森。尼。纍。之。爲。人。兇。狡。遜。於。馬。卡。雷。尙。有。天。良。之。足。語。一。聞。吾。言。雖。極。駭。異。然。爲。陰。驚。之。故。或。能。相。信。余。卽。曰。吾。所。以。能。了。了。者。正。自。有。故。請。君。先。以。當。夕。之。事。見。告。則。吾。可。以。言。之。歷。歷。雖。然。君。必。以。君。之。榮。譽。爲。誓。萬。勿。欺。我。森。尼。纍。哂。曰。免。漢。先。生。忘。吾。今。日。之。地。步。矣。尙。何。榮。譽。之。云。唯。欲。所。以。歷。敍。其。詳。儘。足。如。約。余。遂。以。簡。語。

述當夕之幻境方余述時森尼纍戰慄不已卽曰請恕吾罪吾亦累見諸目中並其夢中未嘗一日去懷唯君何爲涉遠道而來見枉旣云寶菱病蘇自爾相語何以不憚跋涉而東來余曰吾不面君亦不遽問寶菱得家書寶菱已愈久矣唯鄙人與彼仍類生人唯得君答辭符我所願則或與寶菱有把臂之地森尼纍曰敢不質言以釋君疑余曰君請傾耳以聽吾已與君之同黨明斥以殺人之狀彼初不抵賴其無森尼纍喘息言曰彼作何語請先見示余少頃不言以目光注射驗其神宇久之乃言曰彼告我見殺之少天乎吾乃不忍汚諸吾口其人蓋寶菱情人也且此情人始亂而終棄之此語確乎余語至末語咽喉焦乾幾不成聲此時復思及馬卡雷誣囉之言不期大怒森尼纍悉余來意爲此轉久久

不卽答似無聞見顧雖如此余偏之愈力森尼纍曰此少年爲馬卡雷所殺者耶卽寶菱之兄爲吾妹之子吾之外甥亦卽所謂瑪琦安東尼也

第十三章

森尼纍言此之外以手扶頭伏於案上狀至懊悔余喜極欲昏卽學森尼纍之言曰此卽所謂瑪琦安東尼也凡余積月以來之癥結一一掃除都盡唯森尼纍述死者卽其外甥余復大震義爲至親况屬姊子由此觀之雖百赦不能免其死森尼纍雖無命令使彼行刺然事後不言且與兇手往還至密是又何也余因作輕藐之態怒視森尼纍幾欲斥不與言然又不能不探殺人之究竟言欲出口復又吞咽森尼纍忽引首視余淒慘滿目言曰君驚詫吾

言乎。請平心聽之。須知吾之罪惡不如先生。心中責備之甚。余曰。  
趣言之。果可恕者吾亦恕爾。余語時神宇凜然。森尼纏曰。殺人之  
罪固萬無可贖。唯我者甚不欲此。少年之死。此少年忘其國家。吾  
亦赦不之罪。余曰。彼祖國非英乎。與君何涉。森尼纏忽抗聲曰。彼  
母意大利人。彼身固有意人之血脈。且其母實爲意大利之眞國  
民。彼母雖亡。其性命財產卽並其名譽。均棄擲以爲國。彼亦甘之。  
余曰。餘事非所欲聞。但聞其見殺之故。森尼纏一一詳述。余深不  
願。以森尼纏之口吻。述此行兇之狀。至語氣之重輕。神情之激亢。  
初不能達。但就事論事而已。森尼纏固有罪。實不如余意所擬之  
重。彼之大過在欲求自由之故。竟棄萬事而不恤。苟可借力。無恤  
骨肉。苟可遂意。無憚過惡。余英人見法國所爲。方知有專制之壓。

力。實則英人不知革命爲何事亦不能深悉森尼纍之用心。英人見爲帝黨者則尊政府爲善人見爲民黨者則交口斥其腐敗然主持吾上者實吾同種之人亦出自吾輩之選舉實無疑駭之足言吾第留意及他國之人始知森尼纍所爲自稱爲愛國者是也余今述森尼纍之言矣森與女兒均意國中等之家非復貴族森尼纍少時亦受教育執業則爲醫生其姊之遺產卽付諸寶菱。然其生時享用亦等諸恆人且其躬被痛楚或較恆人爲甚姊弟一氣願遺棄其一生幸福振拔國家蓋意大利全境已爲白衣人占領久矣彼見國家爲人所據痛倍亡國故羣起而復仇苟不墜入情海則亦終其身爲革命黨人所用時有英人姓瑪琦悅其美麗因與求婚姊悅遂嫁其人同居英國而森尼纍初不願舍其姊。

俾脫身安享於他國。然婚姻事大。遂亦不敢抗撓其議。瑪琦者爲一時富人。又累世單傳。父黨旣無支屬。數年中夫婦極諧協。生子女各一。及兒子十六時。女甫十歲。而瑪琦竟以病卒。此孀雌旣獨立於英國。四盼無親。遂歸母國。歸後母國黨人爭集其門。矧擁巨資。尤爲黨人所覬。彼夫人生時愛重其妻。故悉家資付與。亦不涉及子女。於是家資全係瑪琦夫人之手。人人匪不趨附。彼未嫁之前。甚愛森尼纍。且稱其忠懇。凡有所爲。夫人皆稱善。不置森尼纍年長於夫人數歲。及夫人歸時。覺森尼纍豪氣都消特。一庸碌之醫生而已。則謂其性情變易。非忠於祖國之人。實則森尼纍不審。夫人之宗旨。故矯爲頹敝之容。及見夫人愛國之心。仍熾。藝不減當年。始一一告以誠語。於是革命之氣概復張。夫人尤極力贊揚。以

其兄爲具忠悃夫人心心尤念宗國誓以死報至於革命之時夫人所司何事亦不之知唯夫人之資產及其子女所應承襲者則盡擲之革命軍中可以斷然無疑唯革命未起以前夫人已逝彌留之際悉產盡付其兄並以遺孤奉託又立遺囑付森尼纍謂其夫英人則子女仍受英國教育囑已遂瞑於是煢煢二孤依其外氏自活森尼纍亦如約遂以安東尼及寶菱送之倫敦學堂肄業而父黨無人卽其亡父舊遊亦以其母孀獨且歸故國過從遂稀此寒暑兩假二雛無人保護不得不令歸意大利森尼纍旣受其產尙不忘其女弟遺囑亦頗竭誠爲理以余觀之森尼纍似無負死者之言矣迨革命事起義兵大動森尼纍老謀壯事能沈機觀變而黨中喜事者欲不待時而動森尼纍則力遏其鋒俾勿動至

此始揭竿而起。出與黨人相見。決其必濟。遂推加立包爾締爲元帥。令拯國民於阨會之中。謀定一鬪而起。遂勝政府。時雲集響應。可數千衆。顧欲得錢購器買彈製衣及行賄之用。衆言能出巨資。佐軍者是方名爲愛國。森尼纏此時慨然盡傾其資。以爲女弟果存。亦無惜。此區區之產。且其子女非半爲意大利人耶。自念受託爲人司財。乃盡罄其財。原爲負約。然負約罪小。而自由利巨也。於是少留數千鎊餘財。盡以佐軍。且續續納諸軍政之府。迨家資垂罄。森尼纏自慶。以爲可以拔出意人於水深火熱中矣。然意存而力弗屆。其功亦未可盡沒也。已而徽章與勳位皆及。以首事之功。勢在不能不予以余度之。虛構之榮名。殊無益也。且奪遺產於孤兒之手。博一身無爲之名。捫心已不可問。幸森尼纏功成弗居。

仍執故業。且以加立包爾締爲首鼠兩端。不能易專制爲共和。但降稱王國。鞅鞅不自適。因與告絕。顧此二難。旣得餘產數千鎊。尋亦長大。森尼纍知不能使此二難求學。在義固負其同產。惟爲祖國虛擲此財。自問可告無罪。寶菱旣長。容華絕代。森尼纍求婚者夥。不爲戚戚於心。知決得豪富之婿足了。寶菱一生矣。唯安東尼之爲人。梟獍無倫。森尼纍滋以爲念。及安東尼已壯。森尼纍擬自述。其爲國破產之故。明己心迹。果不見諒。而責望於己者。則亦甘伏其辜。且尙有餘財足供揮霍。故亦暫默而不告。意水盡山窮者。則眞情傾吐矣。顧此少年。於革命一節。初不繫念。以爲原產仍存。舅氏萬無異志。安東尼自計年齡一屆。即可自立門戶。於是揮金如土。初不靳惜。森尼纍見餘金且罄。心爲惶然。然當未罄以前。終

默不洩。森尼纍意將告之政府。冀得賠償。宿計與馬卡雷同也。惟欲告之政府。必令安東尼知之。牒中尙宜。安東尼簽名。方能取信。於政府。則亦不能不與安東尼關白。而又踧踖。不敢宣言。知安東尼輕狂成性。一聞產覆。且將首之官中斥已。監守自盜。森尼纍自念身蹈刑戮。非計也。即使爲英國法律所容。而意大利之律亦決無可道。自余觀之。森尼纍果能自首。則爲國而負其同產情。尙可原。乃詭謀自脫其身。果自淪入死罪矣。於是長日籌畫。所以自脫者。已果得之。森尼纍之視此二雛。本無愛情。而二雛此時雖不知狀。顧終有一日知之。且二雛性質頗肖其父。肖父則與舅殊宜。不爲森尼纍所憾。森尼纍亦頗輕其甥。以從事酒食。初無宗旨。之可言。森尼纍自信。生平以救國爲心。卽世界偉人將來。合其徒黨。可

以趣成意。大利之自由。卽在黨中亦爲魁率。果爲外甥所訟。捉將官裏。則黨力亦將因之而懈。權其輕重。則其甥之生命。直同翩翩之浪蝶。於世界輕也。至再沈思。旣欲出身救民。則當自完其軀命。瑪琦安東尼年及二十二矣。尙依其舅。但得錢卽已。茫然不審其弊。一日欲索產於舅。森尼纍故延宕其辭。安東尼亦未疑愕。至於安東尼能否釋其疑團。則不敢知。然已漸變其意態。語其舅氏剋日索產。森尼纍慨然領諾。遂以計引至倫敦。蓋安東尼索金竟無。金可應。則不能不加以陷害。至於馬卡雷者。與森尼纍往還久。森尼纍令其經紀黨事。亦積有年所。而馬卡雷者。初無革命之思。但圖一身之生計。意得附黨人。足以無憂衣食。及臨戰之時。亦與前敵。初非慕義。但自遂其兇心。而森尼纍動必與商。故馬卡雷常居。

其側。故常與寶菱晤面。方寶菱來依其舅時。馬卡雷百計趨承。冀得其歡心。寶菱恆斥去其求求者。不惟一次。而寶菱則厲色峻拒。無半星之情愫。顧寶菱拒之愈力。而馬卡雷求亦愈堅。堅森尼纏無所可否。然亦不敢違忤其意。及見寶菱堅決不允。森尼纏更聽之而不問。冀其自止。亦知馬卡雷之圖寶菱。初不屬意其財也。此時寶菱已十八歲。女學業畢。居意大利二年。女亦頗儉嗇。不爲糜費。唯常太息思歸英倫。與其兄雖寡覲面而友愛甚深。一日森尼纏語寶菱。將至英國。將挈之行。寶菱大悅。時安東尼已先至英國矣。寶菱之思英。冀脫馬卡雷之糾纏。亦將與同懷相見。森尼纏早晚欲與黨人密謀。故賃一密室在和賚賜街。可以聚議。寶菱一至英國。見馬卡雷已第一次至門。且森尼纏日不與馬卡雷接談。於

是延馬卡雷同居。德利莎亦同行。寶菱亦無客居之苦。馬卡雷見卽求婚。女終弗諾。及知其無濟。則以智計牢絡安東尼。冀以同產之言動之。且寶菱摯愛其兄得兄一言。寶菱或不峻却馬卡雷本與安東尼弗協。意曾爲效力。可以哀之以情。又知此二人赤貧。百無所恃。亦不能斥已爲窮窶。卽往候安東尼。示之以意。安東尼驕很無倫。一聞馬卡雷不情之請。卽斥之令行。嗟夫。此苦少年。有此一舉而性命之危機伏矣。想馬卡雷忿忿而行。必報之以惡語。而安東尼命運卽懸。此賊忿忿之一行。安東尼於馬卡雷去後。復作書趣其舅歸產。書中言如再抗延。吾將以律師來構訟。或弗免也。此語卽爲森尼纍之所料。欲遷延以倖免。顧已突然而至。則不能不爲宣布矣。然森尼纍受控於官中。知決無幸。果閉之獄中。則革

命之謀亦將因之而寢。於是思得良法。使安東尼鎮靜勿擾。初非  
毒手。實未嘗料及。彼夜樓中之行事。仔細籌維。得一善法。雖不易  
行。或且得一善果。擬合黨徒誘安東尼至於海外。納之風人院中。  
以數月之久。果安東尼欲出。則要其立誓。必不問故產。庶能復其  
自由。此意蓋余所揣度者。至森尼纍曾否出此。則不敢知矣。當此  
之時。欲決行其事。而馬卡雷以見斥之仇。決欲報復。則自承極力。  
爲助。迫灼夫者。又爲森尼纍親切之人。幾與森尼纍同一鼻孔出。  
氣者。老嫗德利莎。又信服主人之命令。惟風人入院。須得醫生證言。  
書而森尼纍。又身自業醫者也。遂在和賚。賜街約聚。此數人與安  
東尼相見。卽自寓中縛安東尼。出赴風人院。實則此法至鈍。長途  
悠悠。且經渡海。胡能強無病之人。爲風。然而森尼纍亦未嘗詳言。

其法。或且森尼纍未經清澈而思。故亦不能明言其故。或且以迷藥加之。或堅言其心病。可以決諸醫生之口。其道足以愚人。爲計宜先誘致安東尼至寓中。可一句鐘後。方行縛置車上。於是森尼纍急急部署。遂以書速安東尼至。且訂以薄暮。安東尼者。或且微有所疑。報言弗至。轉請森尼纍至其寓中。馬卡雷曰。必以寶菱書促之來。森尼纍仍作書覆安東尼。言今夕不得暇。儘可以明日來。復入面寶菱曰。余明日須出。將以夜歸。今宜招若兄來。與爾爲伴。計寶菱聞言必悅。思舅氏旣外出。必留之至夕。寶菱果如言。作書招安東尼。且囑夜談。並乞其同行。少遊街市。安東尼聞言即至。同寶菱觀劇於梨園。十二句鐘後。送之歸寓。旣至。寶菱尙堅留其坐。安東尼雅不欲重違寶菱之意。亦爲少留。孰知凶徵卽兆。於是夕。

女郎性情荏弱。烏能任受。且自怨招兄遠來。竟爾寘之死地。兄妹方夜坐。而森尼纍竟挾兩黨人。鬪然入室。安東尼不悅。然尙以肅恭面其舅氏。而對馬卡雷則亢不爲禮。森尼纍初意本欲引安東尼至門外。始行加縛。一俟安東尼告行後。縛而納諸地窖。更呼車載之以行。即使叫呶。亦能納枚其口。決不令寶菱知之。明日遣寶菱別居。然後載安東尼登舟。森尼纍曰。寶菱爾可先睡。安東尼尙與我有宜商之事。寶菱曰。俟安東尼去後。更睡。果甥舅有言者。吾可引避。語後入複室中。至琴床之次。低聲自度其曲。方寶菱入後。安東尼曰。夜深矣。可以勿議。森尼纍曰。胡不就今日議之。明日余將他有所適。安東尼防森尼纍逃脫。不得已復坐。言曰。舅氏儘可傾吐所言。惟不欲外人聞之。森尼纍曰。初非外人。皆余摯友。余有

所言咸足引以爲證。安東尼曰。吾終不欲在彼人之前。吐款竟以目斜睇馬卡雷示其輕曠。而馬卡雷與迫灼夫方耳語。旣不欲入擾寶菱。亦不欲與安東尼爭鬨。故私相告語。然安東尼之狀。馬卡雷固已見之。於是大怒。怒目向安東尼曰。逾數日。卽知爾不允我之事。當拱手而奉獻。安東尼見馬卡雷右手納諸衣囊。初亦疑駭。繼以爲常態。亦不之疑。此時傲然不答。迴面他顧。而眼稜仍示以輕藐。馬卡雷已怒不可遏。安東尼曰。吾二人未議之前。宜先定一約。自今日寶菱歸我保護矣。寶菱之人。及其財產。萬不能歸諸下流。乞丐。意大利人之手。而下流之人。卽如舅氏之知交者。此數語卽爲此可憐少年。最後之遺言。馬卡雷力趣安東尼之前。默不發聲。手中之利刃。且躍躍欲出。安東尼不之顧。以身仰臥榻。背馬卡

雷疾出其刃直從鎖骨而入貫其心坎安東尼自是聲響長寂矣當此之時尸仰於地寶菱之歌立止哭聲隨之而發寶菱雖在複室停琴迴面觀之了了是晚大痛遂暈逝不醒而知覺卽因之而泯馬卡雷仍作勢下視森尼纍亦昏憫欲殞自得此一刀而森尼纍以上之部署均付子虛寶菱暈而森尼纍昏獨迫灼夫一人清醒知寶菱一哭將驚駭四鄰卽立奔寶菱之前以氍毹裹其首按榻上俾其無聲當此之時余已奔入此三人知此案決爲余所破卽馬卡雷見余闖入亦大駭森尼纍卽取手槍近吾側繼知余之奔入初無他意遂釋不治而馬卡雷初見欲暈繼而決計欲令余隨安東尼而行卽引刀欲刺吾胸而迫灼夫聞聲忽奔出力按余於地上森尼纍遂奪馬卡雷之刀細審狀態知余盲也方事急

時森尼纍初不加辯論但言既殺一人不能更殺第二人矣迫灼夫亦力贊森尼纍之言馬卡雷遂戢其兇心不再死我三人計定賣余置之遠地此余前半卷已敍及遂不更言果此三人卽行送置者則余家方以人出覓立可得遇顧彼深謀竟不促促特彼部署一定方處置余遂令余面牆而坐意雖聞聲萬難見狀然森尼纍見馬卡雷親殺其甥胡不告之官中乃含容與之同罪以余意度之森尼纍本非善類旣親見殺人之事則已爲共逆之人遂亦匿而不告且革命之奸謀一爲官中根究亦萬難逃死且彼與迫計右馬卡雷不復殺甥之仇且與商略祕計藏尸滅迹前此森尼決固無殺甥之心至此三人之罪均矣同罪共濟尙有何事不爲

者。德利莎爲彼信用之人。即使森尼纏殺至百人。此姦亦決不舉。發惟所難者。留此盲人在室。宜先剷此禍根。森尼纏者初不欲以余付馬卡雷。遂令迫灼夫賃車。不用御者。用資絕鉅。趁未明時。置余無知覺之人於車中。亦無知者。迫灼夫御余至於極遠之地。臥之路旁。始還車於廠。歸諸森尼纏寓中。至於寶菱者。方喘息不起。狀如垂死。此三人既遣。余然甚懼。寶菱醒時立發其事。旣見寶菱。欲斃衆。復大震後。此寶菱少蘇。卽令德利莎伺之。遂議善後之事。惟尸身殊難位置。已而得一奇策。尤爲生人所不敢爲者。待至明日。以書抵安東尼居停主人家。言安東尼昨夕以病死於其舅家。書去後。居停主人亦不臨視。則以常人之病了之。而森尼纏又身爲醫生。惟不能自出證書。則僞爲他醫之書。此事森尼纏初不見。

告。遂飭承辦喪事之人爲之部署。殮時。但以常服寘之棺中。謂忽促中惡。非所宿備也。且欲立時帶歸意國。而承辦喪事者頗爲疑訝。遂以賄給之。卽亦不言。殮後。執此僞書報之官中。逾二日後。此三人者衣喪服護此靈柩歸意大利。幸無疑問之人。至時。遂瘞之母墳之側。墳上立一小碣。書其姓名。自以爲了。此少年矣。然尙有所慮。則慮寶菱發覺其事。已而見寶菱靈性全隳。德利莎亦奇駭。以爲寶菱已大異前狀。亦不問。及其兄終日昏昏沈沈。若沈醉夢前。此之腦力半星。弗留。森尼纍卽着德利莎挈其甥女歸意大利。森尼纍自念馬卡雷固有殺人之罪。然殺其兄之身。並殺其妹之心。如天命案。乃冰消而瓦解於己滋有利焉。且安東尼生時曾寓一處。迨死後。竟無人過問。森尼纍遂思以人至其寓。索取行囊。且

告居停主人言安東尼已死。其舅挾其旅櫬歸葬故國母塋。但有安東尼故人聞之微微太息而已。唯盲人之生死音信渺然。意此盲人茫然不知所由。卽亦無敢告人。逾數月後寶菱病仍弗瘳。德利莎卽引至都靈隨喜。卽於禮拜堂門外與余相遇。而森尼纍長日逐逐於黨人亦不欲時見寶菱。防屢見寶菱將引其殺兄之仇恨而亦自媿其非人。然寶菱雖在惛惚中。恆不樂於意大利。思歸英國。森尼纍卽如其意。令德利莎侍往英國。卽自至都靈。料量女之行具。馬卡雷者日隨森尼纍之側。力圖寶菱。故形影未嘗暫離。且常就森尼纍陳情。必得寶菱爲偶。一聞寶菱獨至英國。不期失驚無措。且立誓不得寶菱不止。然寶菱靈性旣忘。而馬卡雷必欲得之。殊難索解。森尼纍之爲人。雖天良都泯。然亦未敢輕諾。授以

寶菱即使情絕誼斷亦決不爲此怙終之事。然兩人前故祕密之黨人不遽判讞。今復同犯殺人之罪。萬難遽絕其人。故遠遣寶菱冀以避此。呶擾亦所以保全寶菱適遇余與求婚森尼纍遂不能不允脫其黨人之絮絮此等乖誤之姻緣。卽森尼纍亦知其舛然其慰余曰：此女旣憫憫若有所思。則異日靈性必能漸復。以上之言雖非森尼纍口述之正文。然其顛末已統於是矣。今余所欲知之事。則皆知之。雖森尼纍言此時必曲庇己。短然暗殺之事已和盤托出。余卽怒其爲人。然亦頗爲原宥。

## 第十四章

到此之時。吾二人之言語已畢。且爲時過久。兵官於門外窺探已數次。顏色似有疑惑。雖余挾得公文。然亦不無太久。余亦不願更

談。以。平。日。心。中。所。希。冀。者。已。酬。吾。欲。森。尼。纍。之。罪。案。與。寶。菱。之。生。  
平。一。一。都。了。且。無。餘。語。可。續。卽。欲。少。助。其。人。亦。無。他。法。此。時。決。難。  
逗。遛。然。尙。不。能。遽。行。計。吾。言。一。了。此。囚。立。入。地。獄。偶。思。及。此。心。頗。  
快。快。意。多。延。一。秒。鐘。此。囚。卽。得。一。秒。鐘。之。安。逸。吾。匆。匆。一。去。此。人。  
終。身。無。再。見。我。之。日。森。尼。纍。已。不。再。言。垂。頭。抵。地。余。惻。然。心。悲。其。  
苦。似。已。毫。無。生。機。余。幾。不。敢。更。近。其。前。則。靜。與。相。對。忽。森。尼。纍。言。  
曰。喚。漢。先。生。吾。罪。已。萬。無。可。恕。余。曰。然。君。與。彼。二。人。厥。罪。維。均。森。  
尼。纍。起。立。言。曰。君。謂。寶。菱。究。能。復。其。靈。性。乎。余。曰。或。僕。歸。時。必。能。  
得。其。佳。兆。森。尼。纍。曰。請。歸。告。寶。菱。亦。能。生。其。喜。悅。謂。安。東。尼。固。枉。  
死。然。吾。之。被。罪。亦。足。以。相。抵。矣。余。諾。森。尼。纍。戰。慄。言。曰。吾。歸。獄。矣。  
遂。徐。徐。步。至。門。外。余。思。其。人。固。有。罪。然。亦。不。能。不。少。慰。以。言。君。且。

語我。雖不能出君於獄。能否少解爾之拘攣。及其苦痛。森尼纏微笑曰。少與吾金足矣。庶能用此少市監我者之歡心。余卽授以鈔票。森卽納諸胸際。余曰。尙欲多乎。森尼纏搖首曰。恐此區區者立將爲人劫取而去。余曰。能否託資其人代君行賂。答曰。付之兵官亦佳。兵官果有人心者。吾尙能得其半。然亦難言矣。余立許之。余亦知此金之能否獲濟。正不敢知。然必如此。吾心始釋。卽曰。前途可有幾微之望。今配所安在。能生還否。森尼纏曰。彼人將流我於西伯利亞之盡頭。在納青司克。至時入治礦工。且徒而無車。余曰。苦哉。森尼纏笑而言曰。但吾經苦趣之後。天堂卽在吾前。凡人得罪俄國法律。則收場卽在西伯利亞。所謂西伯利亞。卽自地獄升之。天堂。余曰。此言何謂。答曰。果先生局鑄監中。至數月之久而不。

問。便悉吾言之有味。設人入諸小黑室中。旣無空氣。又寡亮光。求伸手足。咸不可得。且聞隔壁之囚備諸苦惱。因而癟發。長喊狂號。設張目知晨。則必自度不知宵來。作何狀也。設又以身受笞。受餓。則決能自吐其誠。牽聯其同黨。此時求死。又胡可得。其望西伯利亞。有同升遐矣。語至此。忽突發精神。言曰。先生吾誠告汝。果歐洲文明國人。知俄國獄中。十分之一者。則決。言曰。無論有罪無罪。人類之相處。萬不至是世界中。果有茲事者。則當剷除此等政府。至於聲銷燼滅而止。余曰。爲限二十年。獨無機倪足以自脫耶。森尼繫曰。逃將焉往。先生獨不觀納青司克僻居何地者。吾果在彼間潛逃。但有槁死山中。或死於野蠻之手。奐漢先生。當知人至西伯利亞。萬無遙遯之區。果有之。亦小說家言耳。余曰。然則爲奴終耳。

森尼纍曰。或不至此。人言彼中配犯之情形。與平時之傳聞者大異。雖苦亦不太甚。吾將到彼實驗其有無。余曰。彼間處囚有恩乎。答曰。安得有恩。一歸專制之下。初至時。必吃苦一二年之久。果能不死。或得監工之憐。免吾入礦。亦能在左近城市中。自食其力。幸吾方技尚良。足以餬口。且彼間醫生絕寡。容得生也。余雖不盡信其言。然心中甚盼其能如此。唯余冷眼觀彼行狀。恐經年之苦。尙不自支也。此時門開。兵官闖然直入。蓋萬萬不能更待矣。余亦不欲更言。因更乞一分鐘之久。兵官點首而去。余謂森尼纍曰。此外吾更能爲力否。答曰。無之。旣而曰。尙有一事。馬卡雷早晚必得報應。試觀吾不在報應中乎。吾旣如是。彼安得生。迨彼伏辜時。請先生以書見示。此事滋難。吾亦無權力。乞君賚我一牘。惟君之心。必

欲見馬卡雷躬被天誅此彼此同好者何妨草草數行見示吾果未死者得此大足暢遂余尙未答森尼纏已出門外衛兵左右挾之直赴獄門余尾其後方衛卒發局森尼纏復立而語余曰喚漢先生幸自珍重鄙人誤君婚姻幸君赦我彼此永不相見矣余曰匪有不恕森尼纏沈吟中卽出手與余爲禮而獄門豁然啓矣余見獄中畜惡之囚竊竊私議大以爲異而惡臭之氣復陣陣觸鼻似此凶穢之地以有學問之人入之且立死無疑無論笞榜相加但監以此牢較之殊刑萬倍然而當也方森尼纏與余引手時余忽轉念此人卽殺人之人一思及此余縮手不進余固寡情然實不能自汚此手彼見余縮手羞盈其面卽與余點首卽有一衛兵執其左肘推入門中森尼纏回首視余余於數日中不能忘却監

門既闔。卽終身不與相見之期。余頗悵然無歡。或且於臨別時。不應使之羞赧。將加增其苦趣也。遂往尋兵官。與之商酌。兵官允我。無論留資多寡。必一一盡付不留。余卽以重資予之。心思森尼。纍果得十分之一者足矣。余卽尋余引導。卽備車馬歸英國。晤吾寶菱也。半句鐘以內。行事盡飭。愛芬及余立時登車。御者麾鞭。車聲轔轔。立發。馬鈴鏘然。聲聲入耳。卽使沈黑。猶夜行不休。萬里歸途。蓋自今始矣。到此之時。余歸心箭疾。愈覺道途之遠。其遠也。與吾所愛之人遠耳。一經路轉。而犴獄之形。已瞥然無見。行次不計道里。余心中囚獄之慘形。及老囚之談吐。至此始舍去不留其影。吾書旣非行程日記。則歸途遂不更敍。一路無恙。不逢險巇。然余歸心旣趣。遂無晝無夜。兼程而前。而用資亦夥。且身挾護照。每逢一

驛人皆候馬。我獨不然。驛吏旣得吾金。馬皆精健。且快道行三十五日。至尼幾尼俄國旅館矣。沿路易馬。不易車。至此。車身亦敝。更御之以前者。車材將立散。於是送車於愛芬。亦知愛芬無需此車。賣之或得三盧布耳。余自尼幾尼登火車。至莫斯科。由莫斯科。以火車至森彼得堡。旣至。盡須臾之晷刻。往謝公使。並託其代繳護照於外務。余行時。頗留物事於俄京。至此。亦檢取以行。遂由伊古司克。至湯姆司克。已得家書。至土堡司克。又得之。至迫爾姆。又得之。想此時必更有書。在森彼得堡也。書中言。自余行後。家事如恒。幸無事。貝西拉已將寶菱攜至第芳夏。地本近水。在大河之南。書中復言。寶菱病愈。貌豐如玫瑰花之怒放。今則聰明靈警一如吉爾伯主人矣。余讀書至此。心花亦如玫瑰之怒發。更欲寧家矣。且

余之思歸。非但欲見玉人。亦正欲驗彼前憤後聰之情態。必有大異於前者。至於能否識我與。相見時之情形。及愛我與否。或余之困難。從今止耶。或卽由是而生。以上種種。非躬至英國。亦萬萬不能預決。已而至英國矣。此時余在同種之中。樂當何如。入耳之聲。皆英人之鄉談也。余飽受風霜塵容。滿面鬚鬚。亦長至倫敦後。道遇故人。幾不相識。自余見狀。揣之安能必寶。菱之憶我。於是先薙其鬚髮。立易新衣。則仍然當日之少年也。亦不作書示貝西拉。卽西行向第芳夏。以卜余之遭遇。夫余身行萬里。是區區者。何爲顧此。一百五十咪之遠。余在車中。悠悠。幾若千里。將近數咪之遠。將遙移時已至。遂以行裝付之公車廠。心中輒驢上下。直奔而見。

寶。菱。卽。以。書。中。所。署。之。地。名。往。尋。僑。寓。寓。初。不。大。幽。靜。可。人。門。臨。  
河。次。樹。木。陰。森。屋。前。小。園。依。斜。陂。而。構。所。開。多。暮。夏。之。花。門。前。藤。  
蘿。已。一。着。花。而。葵。花。雜。立。爭。爲。猶。狀。向。人。尤。有。石。竹。一。樹。迎。風。  
而。舞。余。至。門。次。小。立。待。其。開。門。然。心。中。甚。悅。貝。西。拉。之。善。部。署。卽。  
揚。聲。呼。貝。西。拉。居。停。女。主。答。言。貝。已。外。出。並。與。女。主。同。行。迨。晚。始。  
歸。余。卽。沿。道。往。尋。貝。西。拉。時。已。夏。半。秋。初。然。林。葉。尙。未。凋。落。青。  
彌。望。江。村。如。畫。天。宇。無。雲。蔚。藍。一。色。微。風。拂。面。習。習。生。涼。余。停。趾。  
四。望。思。將。向。何。方。覓。此。二。人。遠。望。有。魚。梁。在。水。村。之。上。漁。家。三。兩。  
環。水。而。居。此。渚。通。河。河。流。奔。迅。海。村。上。有。塔。塔。後。高。阜。隱。見。漸。  
遠。已。見。小。山。林。木。陰。翳。余。更。遠。則。銀。光。一。脈。遙。遙。見。大。海。矣。風。景。  
大。佳。余。初。不。留。意。一。意。專。屬。寶。菱。當。此。之。時。高。樹。晚。涼。流。泉。蕩。潏。

固足引人入勝。余信步而前，依山跌繞向河瀨。河聲漸漸，小沫飛濺，幻爲無數小珠，跳躍渚上。偶激石磯，則飛沫尤甚，似水石交閼。競此秋光者，余沿隄而前，可一咪路仄處。余則以手撫蒼崖而過。有時踐鳳尾草，或蹴榛蕪，忽見河之對岸平原豁然，有人臨河側坐，方拈筆描寫山水之圖。余自其背觀之，在在確似吾妻。余初不信，更視其侍者方坐而假寐，其帔則貝西拉也。貝西拉之帔，毋論隔岸，卽數里外，余亦辨析以貝氏之帔，與衆異也。余立意不令之見，然余之欲見寶菱，必先見貝西拉。貝西拉爲述，余歸則余與寶菱方有着手之地，故雖不欲見之而已。信步而前，余急欲一見玉人之面，將沿河繞過其前，然僅對寶菱之背，則隱身小樹，細審寶菱風致，人雖側坐半見，其頤紅潤如玉，余知舊疾祛而軀命壯直。

與常人無異。忽爾回首，與老嫗言，而音吐口輔，皆足令余心醉。蓋與當日行禮時已判若兩人。此時寶菱忽回首望及對岸，余不期現出全身一河之隔，四目相語。寶菱似已憶余，或且在彼夢中習已見余也。立時舍筆起行，在貝西拉驚呼聲中，女已向河瀨而趣我。旣而停趾，待余發言。此時貝西拉之聲已過河殷殷道款曲。余避無可避，見有淺渚足以踐石過者，卽闖然過河。寶菱尙無動。貝西拉引余手，幾爲之斷。余微問貝西拉曰：「彼識我乎？」余且問且向寶菱。貝西拉曰：「今尙未辨吾意，必識主人。」余至寶菱之前，如天之福。上帝有靈，寶菱果識我矣。余方伸手，寶菱卽報禮以目視余。余幾不自禁，欲進抱之，卽曰：「寶菱識我乎？」寶菱低頭曰：「貝西拉言君爲吾友，今旣來歸吾意遂矣。」余曰：「詎爾果不憶我耶？」自吾言之可。

云識我自今日始女太息曰常在夢中見君可云怪夢語時紅潮被於雙頰余曰何夢女曰不能吾病久幾忘前事余曰能否以吾意轉示女曰緩之將來必一一記憶余思寶菱必能記憶特示我以隱語耳詎所云噩夢卽病中模糊一無知覺之時也而手中戒指尙存因而憶及前事今姑不問且靜觀之於是同歸水村貝西拉隨行稍遠寶菱之與余情愛似出天然當道仄時竟以手扶我儼然如夫婦唯道中初未發言已乃問余曰君從何來余曰來往數千咪外女曰然以君顏貌觀之大有風塵之色此行亦有所得乎余曰大有所獲今一一皆洞澈其微女曰他在何處余曰孰爲他耶女曰安東尼吾兄耳爲賊所戕君不知乎所問者墳兆安在余曰葬於母親墳側女曰謝上帝之靈吾決能至兄墓下爲之禱

告語時至坦坦精神又極旺余疑其無復仇之言卽曰爾思復死兄之仇乎女曰復仇耶卽復吾仇何益死者且事又遠隔究之死在何時吾惛不能憶大抵可數稔矣此種兇人天安能恕或且已被靈誅余曰天譴已極一死於監中一囚於犴獄且爲苦役惟第三人尙徜徉於法外女曰早晚必及且第三人爲誰余曰馬卡雷耳女聞言竦然無言正垂及門外女爲柔婉之言曰君能否引吾至意大利至彼墳台之上余諾且大喜蓋吾妻之言款款近情殊非癡也則前事必能一一追憶而得女曰吾決至其地後更不再言前事此時已至園門卽引其手言曰寶菱試強力憶余女卽縮歸其手拊額追思默然不言翩然而入

余談述己事。將欲了矣。實則苟乘吾興。儘可舉吾閨房樂事。告之觀者。凡美人一言一動。皆足形諸筆墨。唯作如此寫法。則世界之人心。將皆傾倒於吾書。且余所遭。至奇有似入魔不醒。此時雖爲新婚之時。實爲求婚之候。顧雖名爲求務。在必濟。以玉人名義。固明。明。已。爲。吾。妻。矣。一似有人新購一地。長日在其中徘徊。每經一處。皆獲新遇。並赫然如得窖金寶。菱之對。余每日均有籠罩。余之光力。日日變易。愈觀愈覺其美。往往微微一哂。余已傾倒其旁。一經大笑。則神情勃發。尤足令人心醉。更觀其澄波之眼中。含百種柔情。余覺躬至俄國。歷百種辛勤。至此均銷歸烏。有今性靈已復無異。恆人余思。必有一日。不止爲絕世之麗姝。且爲我密緻堅凝之膩伴。天下人安能形容余之愉快耶。惟余愉快之中。終含疑懼。

以余性質自信不深。自堅不力。余之愛寶菱甚。獎寶菱至而中心愈覺搖搖。天下無雙之玉貌。何爲屈尊而下嫁於余。余實何人。乃享此福。詎余盛富邪。區區之富。何由動彼深情況。又未與明言。家資爲森尼纍蕩盡。彼方自信豐碩。何至盼我錙銖。且年鬢旣輕。又擁多金。卽余奉與珍物。終不能邀彼一粲。而余意則欲遂我雙飛。於是日思日懼。屆時必再求婚爲吾之妻。此境殊不易窺足也。防吾一啓齒。而吾之命運卽懸。其發吻之間。余立意令彼屬意於余者。百勝無敗。方敢吐余誠款。今但鞠躬卑屈。卽爲寶菱。僇力亦俯伏。無敢自矜其功。徐待時機可乘。然後博其歡心。夫時之與機。自余觀之。指不勝屈。其在人家。往往亡機而失時。余則時機在在集。於吾前居。旣相近。朝夕復同居一處。且日同步草徑之上。榛莽夾

道而生。徐步同登塔上。或行釣水邊。至釣之得與不得。兩人均不屬意。或且同車而出。歸必同案讀書。或又拈筆作圖。惟絕口不及愛情。而戒指則燦然。尙加玉人指上。然時時抑遏。貝西拉不令語。寶菱以前事必靜候。寶菱攏其所懷。發聲示愛。余方敢貢其愛情。顧余尙有他意。欲冀寶菱悟及當時病中成婚之狀態。知已正名。吾家此時寶菱與余交情至浹。一男一女無端同居。此意正可不言。而喻旣已同居。而無厭惡抗撓之意。由此而觀。縱使幼小之事。亦可縱談。矧婚姻大事。何至彼此噤默。余有時令彼直呼吾名。彼卽如約。吾亦直呼其名。彼亦不忤。脫余呼名。而見忤者。試問此外。更有何稱。余令貝西拉稱之曰。瑪琦小姐。貝西拉抵死不從。尋折衷稱曰。寶菱小姐。閨中時日逐漸而過。而余心之樂。亦與日俱臻。

早午及昏。無時不聚。余時時防。余鄰右議我長日同居。且同出行。既非夫婦。是何戚。晚余此時。亦覺寶菱天性實磊落而光明。雖然。余爲此言。亦屬臆斷。詎聚才數日。卽能洞徹隱微。發言亦似太驟。然余亦非無所見而云。寶菱初見余時。尙有思兄恨仇之意態。今似漸漸忘懷。又漸漸露其笑容。發爲雅謔。偶然念及亡兄。又能強自排解。且懷兄被殺之日。一身如墜慘霧之中。又似長在夢中。徐徐追思。或及成婚之事。此則余所晝夜禱求。更以思力助其捫捉。二人立約。不思後事。但各述被難以前之韶光。此時已往之事。寶菱匪一不憶。至於安東尼被禍前之一日而止。過此以往。則忽忽不能審記。迨醒復又憬悟。見一身偃臥人家床榻。德利莎已杳。新執役者竟爲生人。非其舊僕。數日後。寶菱忽問余曰。身在昏瞽間。

君終竟以何術見拯。一日黃昏。余二人同立於樹林多處。地在高阜。樹罅但見一線之海光。光已化紅。天邊散綺。二人默然而立。余此時實爲未分明之夫婦。誰能彼此同一嗜欲。余極目西望。見此紅光漸漸而沒。遂回首歸我玉人。則一雙黑眼注余不已。似有一種深沈懇切之情。化光撲余言曰。請爾告我。設我將迷失之時。光一時來復我之爲樂。爲悲。請君爲我定之語。時以手撫摩其戒指。然實未問余此戒。指何爲。加其指上。余曰。寶菱已失之時。光果能來復邪。女曰。吾甚望其能如此。唯復後爲樂。爲悲。請君言之。余曰。孰則知之。悲樂固遞嬗也。女太息以目視地。忽又張目視余。曰。君於何時與我竟有係屬。何以與我同居一方。我何以常常夢見汝身。余曰。爾病中常見我乎。女曰。何以。吾病起時。見君之傭婦長在。

吾側余曰若舅以爾屬我我允若舅爲爾將護之人女曰吾舅永不歸來長被罪矣以同胞之甥眼觀其被戕而不救罪與殺人均也語至此以手掩面似不忍見當時之慘狀余卽亂以他語曰寶菱汝在夢中見我究爲何狀又作何事女大震曰吾常見君立於彼間親見殺兄之慘然君又何以能見此狀非夢而何余曰其下尙有何事女曰後來時時相見見君如馭雲氣而行且見君之脣吻微動言曰我行我行爲爾兄探此冤獄故吾靜待君之歸來余曰爾前此曾否夢我當此之時天色垂晚余亦不見寶菱之面喜耶怒耶余心則躍躍欲動女曰此語何能答亦不須問語時至艱澀且曰天晚涼深我二人宜同歸矣余卽隨其後於是逐日之晚二人必傾談至二句鐘之久彼此常如是度日寶菱自病愈以後

心中所嗜。但有彈琴。尙自謂鉅富。從心所欲。余則隱囑貝西拉。勿忤其意。思琴卽購名琴。而平日之藝事。一一來復。琴中聲調。較未病時。尤高厲動人。每一發聲。余輒爲之神往。知歌縱沈酣。必無酬悍之禍。因思此作歌之人。卽後來與我同命之人。忽一日天暮。余心爲駭然。寶菱自外與余同入。時寶菱停趾。顧余曰。今日不可請少閒。余不敢抗辯。卽引手爲別。思在星光之下。閒行。思彼何以有此態度。方余分手。寶菱復操意大利語。肅然語余。彼之用意大利語者。避貝西拉也。寶菱曰。吉爾伯。我宜將前事歷歷上心耶。或終身置之不復思索爾。我之間於此二語中。何者爲宜。余尙未回答。寶菱已翩然而入貝西拉。此時尙凝立以爲余必隨入。乃不知寶菱已操意語以止。我余謂貝西拉曰。明日相見。吾不入彼間矣。貝

西拉曰。主人不入。則寶菱何以自聊。余曰。今日寶菱甚倦。媼趣人侍之。貝西拉本立堂塗之中。立出閉門。似不聽余外出。似貝西拉又以少時待我之威權。幾欲引余之領。推入室中。此時固不敢出此。然發聲厲甚。言曰。我之少夫人今夕似難爲情。既與郎君異室。而左右鄰居均不知。少主及少夫人爲何如人。吾則對以尙未成禮。余曰。去夫婦之時。尙遠。貝西拉曰。吉爾伯主人果不能出口者。媼請爲達之。吾將告以何以致諸。吾家何以命媼來侍。何以待彼。之厚。及旦夕不去。左右且以承望顏色之故。至於謝絕交遊。嗟夫。主人吾尙有密語詳述。令彼知在病中。主人與之親吻。及將赴俄國。之前再三熨貼。則彼或能記憶前事。余曰。吾不嘗堅約媼勿言邪。貝西拉曰。吾已凜遵命令。屢矣。今茲不能決得效果。余知貝西。

拉一言……則仍令其勿言。顧此嫗性質堅剛，果行以命令決不吾受。則下志柔聲，出以婉語呼曰：「好友汝愛我切，決不當違我意旨。」貝西拉不答，但曰：「主人但以實言見告，且曰：主人勿太堅信此女，不憶前事。主人以爲不憶者，彼或久憶之矣。」語後立入，余則出門散步。思寶菱臨入之言，究屬何指？彼言不憶，付之無心，及憶之，溯及從頭。二者與我孰利？詎彼所忘者，幾許所憶及者，又幾許詎指上戒指？不曾示意其人身已屬我乎？或且不審爲何人之妻？縱使忘草草成禮之時，及薈薈受病之日，然今日與我行坐，不離宜其知之矣。至彼兄弟死狀，我一一知之，卽千里來歸，亦爲彼兄弟之事。彼詎有不知者？矧戒指未去，則決不能自辯其不嫁人。今既處此間，爲之夫者獨我一人。余往復推勘，寶菱決已了了於心。

而佳期且到。至於彼心之中爲樂。爲悲。儘可。一望而洞澈。余決以  
明日告之。以吾兩人何以並居一處。必懇切向彼求婚。誠語以當  
時。何以爲森尼纍所愚。在心疾之中。勉強成禮。吾殊不任其責。衷  
曲旣訴之後。則悉吾前途之命運。決諸玉人口吻之間。余亦不願。  
以他法強迫其允。卽少加屈抑。亦所弗甘。專候天然愛情。將我二人。  
人嚴加束縛。則我之火候至矣。脫彼再無一絲之情愫。余亦僅能  
決然舍去。無所顧戀。卽毀我婚書。亦從其便。然後此但留夫婦空  
名耶。或實同牀寢耶。及決然分飛耶。余終以資財供之。至老而無  
悔。迨至明日。吾之佳運與否。運決矣。余作計旣定。在理宜卽歸息。  
然尙徘徊不歸。蓋余思彼臨入之言。遂生出無窮魔障。千思萬想。  
起落無端。實則如此。空中樓閣。良足生人苦惱也。雖然寶菱果知。

有帶病成婚之事。何以絕口不言。旣已長日相隨。名似正位。何以並不一問。成婚之所由來。詎已思及前情。心滋弗樂。因有是言。遂願終身甘居寂寞。余愈思愈不得歸宿。恆人求婚。當未發吻之前。每不自信。然皆未如吾之艱難名分。旣定復當求婚。而又患求不能。遂滋可笑也。已而悄然自歸。夜已深沈。遂經寶菱之窗。想寶菱此時正在榻上凝思。亦如吾之怏怏然。今日且置。明日則大事定矣。是夜微暖。上窗尙開。余適將歸。忽發奇思。思至花園中摘一枚。瑰擲入寶菱窗中。彼明晨得花。而思此花胡來。果知爲余所擲。則亦一嘉兆也。於是余果擲其花。心復慄懼。卽逃入己室。明日天氣良佳。余心中希望大來轉笑。夕來之多慮。冀早見其面。卽可探得消息。因疾趨往覓寶菱。然寶菱已外出。余知寶菱所嚮。卽尾而隨。

之見寶菱低首徐徐而行見余仍和婉與余道晨安遂並肩而行見襟上無花心中尙慰想花擲隱處必爲彼所不見然心亦忑忐不止知吾運決爲非佳女此時不加手套十指雙叉而行余立其左方而女之戒指已不之見此戒指存卽余之希望存今戒指去余之希望渺不期爲之膽落以昨宵之言印今日之事了了絕人矣是必已知身已屬吾今則推吾而去寶菱固不愛我必思及當日草草干彼成婚必加痛恨所以去此戒指明示告絕不爲吾妻余此時初無一言欲啓口而問而答詞已示之十指之間旣見吾目望其素手卽低眉無言且彼之無言卽止余之不必問問之適苦之也余但有決去而已心中則懊喪萬狀覺寶菱之情態亦大異平時似另爲一人於是二人中如設十重厚幕一切深情付之

流。水。易。爲。尋。常。交。際。之。言。一。則。羞。澀。一。則。拘。攣。不。惟。寶。菱。卽。余。亦。  
立。呈。此。狀。雖。是。日。尙。在。一。處。覺。彼。此。咸。懷。介。介。之。思。是。夕。余。睡。時。  
心。滋。弗。樂。似。余。所。據。之。玉。人。忽。爾。爲。人。所。掠。如。是。者。數。日。寶。菱。深。  
藏。不。露。余。亦。慄。慄。不。敢。通。辭。余。自。念。如。此。時。光。萬。不。能。度。而。貝。西。  
拉。似。已。覺。之。每。每。以。冷。辭。見。刺。令。人。增。窘。以。意。度。之。似。已。將。前。此。  
之。言。憩。之。寶。菱。余。心。甚。怪。此。嫗。多。事。立。敗。吾。事。時。機。未。至。乃。孟。浪。  
從。事。致。有。此。失。心。思。貝。西。拉。不。言。不。過。一。二。禮。拜。之。間。即。可。如。願。  
今。寶。菱。旣。已。怒。我。故。不。欲。累。見。吾。面。余。思。果。不。在。其。旁。者。彼。或。愉。  
快。遂。決。計。非。行。不。可。思。明。日。卽。與。告。別。並。以。公。車。行。計。晨。來。以。三。  
句。鐘。中。部。署。家。事。後。與。寶。菱。爲。別。亦。不。能。不。留。片。語。而。行。且。並。不。  
敍。彼。此。之。情。令。其。心。痛。然。尙。有。一。言。醒。之。產。已。亡。非。鉅。富。也。第。產。

亡。而終身亦不患無資。卽授與鉅資。余亦斷不自承爲惠。數語發後。則終身不相見矣。是日。侵晨。余匆匆進膳後。直至寶菱屋中。此時寶菱尙不知余將長行。與之引手。較平日爲堅。又以全力。逼出一要言。曰。茲來告別。今日要赴倫敦。寶菱不作一語。但覺手顫不已。首低至臆。目光如何。余不能見。卽從容言。曰。吾在此遊蕩已久。尙有無窮要事。不能不至倫敦。寶菱本日精神。本不如昔。面容頗慘白。較余初到時。微形憔悴。似有惆悵之容。余以爲恨。我故呈此狀。然余俄頃卽行。行後。彼當暢遂矣。寶菱此時亦不能不發聲答。余但神情甚頹憊。不能自振。但曰。君以何時行。初不問以何時來歸。余曰。以中午公車行。此時尙可逗遛數小時。此在未行之前。爲末次之聚會。胡不赴清曠處。一遊。寶菱曰。君願行乎。余曰。爾欲行。

者吾亦奉侍且有要言待白此事關爾之身且爲爾之家事余之至再聲明者防寶菱不願同行故有此囑寶菱曰我必來會語後匆匆自出忽見貝西拉入貝西拉入時以目睨余哽不成聲其聲似余兒時貝西拉責望於余者言曰寶菱小姐言且至清曠之處見待彼咄嗟卽至余如奉命令卽引冠立奔貝西拉言中之意似亦不審余將遠行者及余行出門外時卽作呵責之聲曰吉爾伯主人嫗乃不知主人之愚駢如是也此等語絕重即使久年之乳嫗於禮亦悖余怒欲迴頭責以失言而雙扉立闔闔時竟觸余鼻余卽至清曠之處道行思老嫗之言初無須較蓋貝西拉決不知吾意且余之傷心告別彼亦決不吾知然臨別之時亦必攏吾胸臆一一告之也所謂清曠處者其地卽在山趺去家乃未遠余二

人本常至其地。地頗犖確。不慎輒躡。有最難行之路。貫過樹林。得一平地。地之草木樵薙都盡。故余名之曰清曠。至時可以看遠山。俯溪流爲吾二人愜心之地。嘗於是間與寶菱長談。卽於夢中亦曾時時蒞此。乃不圖今日卽在是間長決也。余至時心滋怏快。至卽仰臥於斜坡。以目迎此玉人。適有臥枝到地。余首卽枕其上。而四圍之林木爲微颺所振。撼有聲。其下則水聲漸漸。抱山跌而過。其聲似慰余之離愁。天宇中有數片流雲。飄若輕紗。如是清晨。足以增人睡味。而流水之聲又似催眠之術。余於此兩三夕中。不得不善睡。而寶菱復久久未來。余不期懵騰入於睡鄉。且滿腔無聊。一睡則百事不省矣。雖然余此時豈真得黑甜之味。人之睡也必有。夢旣入夢。卽不能謂之非睡。嗟夫。此夢果眞耶。則余爲不虛生。

此世矣。余夢見吾妻立於吾側。引余手加諸櫻脣。又以如花之絳轉其首。豔夢立醒。張目而視。則寶菱已在吾側。大張其妙目。不爲睫毛所蔽。以寶光射余。余僅一秒鐘中。覺陰血周作。立時起立。進其人與之親吻。且親之不止。口中突發一語。情與聲合。不能自別。其可別者。但有三言。曰我愛爾也。我愛爾也。天下固無美人。能如我寶菱之眼光者。寶菱眼光非愛。余至於峯極之處。亦萬萬不能成此媚態也。此時亦無言語足以表示余心之樂。蓋寶菱終身悉爲吾有矣。余每與親吻心中。卽自念是人屬我。是人屬我。而寶菱紅潮滿頰。亦自承爲吾之妻。今茲且聽其報章如何耳。余先曰。

我愛君乎語甫及半而已納首吾懷此半語已足不必更聽其餘  
忽又仰首以櫻脣就余曰甚愛吾夫余曰爾以何時知我爲若夫  
巾巾上貫以戒指戒指在日照耀之中亦若欣欣然有喜色卽解  
其戒指自拈而目余曰吉爾伯吾愛句吾夫句果尤我爲君妻句  
且不以我爲忝則將此戒指親加吾何指之上恣君所命於是余  
復與親吻多立盟誓卽加戒指於其葱纖之上余知千磨百難之  
關皆一一過之都盡矣復曰汝試記憶以何時醒及舊事寶菱低  
聲如奏天樂言曰吾親愛之人吾固知身爲爾妻卽啟悟於君身  
瀕河凝立之時當時一見以上之事均奔湊吾之腦中然當未見  
之前則懵懵一無所覺余曰胡再不言女低首不言少須乃曰吾

欲試君懷抱。果否愛我然。君究何由溺愛如是之深。果淡漠相遭者。當日儘可聽君自由於我。初無繫屬嗟夫吉爾伯今日定情地老天荒亦終不能離我也。余思我固試彼。彼亦試我則宜乎。余之誤會矣。實則寶菱之試我深可不必。只一絲之間。幾幾彼此分飛。卽曰果君早示愛情。則可以省余無窮熱惱。雖然何以去此戒指。寶菱曰日月如流。君不啟齒。則不得不去顧戒指。去而寸心存也。蓋專候君一日吐其誠款。親以戒指加吾於心方慰。於是余引其戒指之指。加諸鼻端。聞之無已。言曰吾妻今茲凡百皆已了了。答曰。凡百固不敢言。然所知己不鮮矣。前此之婚禮。及其愛情與其風義。吾已一一存之心。坎必有以報。余思得此一言。則以下之言可勿更吐。似此四圍之林木。皆知余狀。而樹陰者。則庇我二人之。

愛情。此余好合之時。第一日已漸漸過去矣。余卽起立。欲歸然尙欲少爲逗遛。似不忍舍。此終日歡娛開宗明義之第一地。於是二人攜手復四圍顧盼。與山水樹林丁寧敍其小別。且彼此相顧無言。復力加親吻。余此時可云新入世界矣。二人行時。如在夢中。苟非道中見人家及行旅者。則此豔情之夢。幾不自醒。余微語曰。寶菱。吾二人胡不舍此同至倫敦。寶菱疾問曰。後此如何。余曰。何必更問後此。至意大利耳。寶菱以目視我。以手挽我。示鳴謝之意。遂同至門外。寶菱突過貝西拉之旁。自入而貝西拉之目光尙注余。余思貝西拉斥我爲駛。此憾當一報之。卽正色曰。貝西拉。吾今日以晚車行至倫敦時。以書與爾。此數語足以報之矣。此老嫗幾發聲而哭。極力挽留。卽曰。吉爾伯主人勿行勿行。主人行而寶菱小小

姐如何處者。彼悅是間。卽主人所審擇者。余思不能更作戲語。卽拊其肩曰。貝西拉密斯。寶菱今爲喚漢夫人。同吾行矣。貝西拉聞言。淚如泉湧。其哭非悲喜極而淚溢耳。十日之後。余及寶菱至安東尼墳上矣。寶菱言。請以一人至墓。余遂待之於墓門之外。移時。卽出。面有淚痕。見余立易爲笑容。曰。吾夫吉爾伯。吾在阿兄之墳痛哭。今茲笑矣。過去之事已矣。前此之黑暗。可以今日之光明燭之。請舉愛兄之心。今歸諸至愛之一人。今曷歸乎。余此時尙何言。雖然。尙有一事未已也。余數年後在巴黎。正法國被兵之後。所有戰場陳迹。一一銷歸無有。而內部之仇殺。尙日有所聞。條頓人種所留餘之殘狀。而高盧人種。乃自壞之。亂民爭張目以觀公會之地。思欲狙劫。一切夏屋層臺。半多折毀。亂民中有倡社會黨主義。

者。豐熾之城市。均付之一炬。此間之烟燄甫熄。而彼間之烟燄復張。中有年少兵官爲余故交。引余觀陸軍監獄。余在空曠中吸菸。忽見一隊精卒縛三人過余前。三人皆關械。俯首而行。余曰。此三囚。何罪。兵官曰。社會黨人也。余曰。引向何所。兵官聳肩言曰。鎗斃。此魁蠹也。余思此三人俄頃立盡。然鎗斃亦爲駭觀。胡不一往視之。卽細審此三囚中。有一人驀然舉首。余大驚。審爲馬卡雷也。當馬卡雷視余時。余不期愕駭。實則此駭初非憐惜其人。森尼累固有欺余者。余尙憫之。且欲力拯其人。唯此兇蠹旣作妄言。復能賣友。則宜躬伏刑誅。即使余能援手。亦決不爲此賊與余相隔久。思於何地。卽以當日殺人之案。未經發覺。而今日之彈亦正貫其胸。

情罪足以相抵。此時性命垂盡。憶彼之見我。將謂我來視其臨刑。頗有恨恨之色。卽停足咒我。而衛兵力趣之行。而馬卡雷尙迴首罵詈不已。中有衛兵以枚納其口。其法太慘。然社會黨爲國人嚴敵。初無一憐之者。三囚旣轉牆隅而去。此兵官去其雪茄之灰。言曰。胡不同至刑所。余謝不往。但曰。鎗聲可聞也。十分鐘後。鎗聲立發。余歎曰。瑪琦安東尼之兇手今日得報。應矣。因憶及森尼纍之言。竭其智計。以書報森尼纍。閱六月後。有書加無數郵票。上書所寓之書與配所之囚。因此回未兩年。以病死矣。余惜森尼纍冥然不聞。此賣友之賊。躬受殊刑也。余所欲言。已一一傾吐之矣。余及寶菱之好合。卽自墓所歸來。後情益加密。以後之事。遂不更敍。至於家室中之哀樂。咸生人應有儘有者。方余敍事時。正在鄉國安樂。

之室。妻子滿前。余幾不自信。曾盲其目。受無窮苦惱。而又不自信。  
區區一語。乃遠涉歐洲。覺當日疑慮之心。殊屬無爲。言念及此。羞  
不可言。余妻多情而貞潔。而又長在病中。今茲忽獲團圓之樂。余  
又往往不能自解。凡人樂極轉不能不懷舊事。余屬稿時。一葉甫  
就。寶菱卽奪取而讀。最後一段。余改之再三。寶菱徐徐伸手於吾。  
後輕接余稿。言曰。尙有數言宜載入者。寶菱曰。吾夫言吾佳處。  
多而君之多情。乃未描寫痛快。吾二人情同意合。所不同者。此二過。  
耳。語。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0 5997B

## 最有興趣之說



每集二一角

小說月報出版以來。

(雲破月來緣二冊)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蒙大雅不棄風行。一時其中短篇小說，標新領異。尤承社會歡迎。茲特將一二三

年月報中短篇一百

餘種彙刻成集，名爲

說林。以便愛讀諸君之流覽。茶餘飯後，極良好之消遣品也。

陸續出版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中華民國五年十一月初版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原 著 者	英 國 侯 林 胡 鶴 刪 偉 紹 倪
譯 述 者	閩 山 朝 館
發 行 者	鉛 印 書 館
印 刷 所	商 務 印 書 館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棋 盤 街 中 市 館
分 售 處	商 務 印 書 館
商 務 印 書 分 館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吉林長春龍江濟南東昌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南京杭州蘭谿長沙寶慶常德衡州成都重慶福州桂林梧州廣州潮州韶州汕頭澳門香港桂林梧州雲南貴陽石家莊哈爾濱新嘉坡

文藝叢刻五

王國維著 梨園佳話一冊 五角  
王夢生著 是書專論今劇。凡四章。第一章概論京調徽調并及崑曲。子目二十有四。第二章專論京調各齣之唱法。子目三十有一。第三章前清咸同以來京師名伶小史。子目五十九。第四章結論。子目二十八。此書筆墨腴潤。條理分明。與宋元戲曲史及顧曲麈談合讀。可以見雅樂之盛衰。覘國風之今昔。不僅供顧曲者研究已也。

王國維著 是書凡十六章。自上古至五代。一章。宋四章。金一章。元六章。雜論四章。戲曲者。社會之歷史。教化純駁。風俗貞淫。於以寄焉。惟向無專門記載。其散見於舊籍者。又苦漫漶難稽。莫資攷鏡。本書爲海寧王國維先生所輯。凡所論列。皆依據史乘文籍。爬梳抉剔。窮源竟委。準古證今。足資參考。

讀畫輯略 一冊 四角

許家慶譯 本書敍西洋戲劇沿革。自希臘羅馬以至於現代。敍古今文豪名伶之負盛名者。自英俄德法以至於比利時挪威。極簡明又極詳贍。其論戲劇之趨勢。謂由文學而變玄妙。由玄妙而變寫真。皆本於發揮良知之作用。持論之精。得未曾有。

宋元戲曲史 一冊 六角

西洋演劇史 一冊 二角

錢靜方編 本書專考究舊小說之原委。原書所載事迹與經史互異者。必搜尋其來歷。窮源竟委。博引繁稱。凡嗜讀小說與喜觀戲劇者。亟宜手此一編也。

小說叢考 二冊 八角

丙(302) 162824